

老子化胡说考证

老子化胡說考證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成績)

王維誠

(甲)導師湯用彤先生審查書

(乙)叙言

(丙)本文

第一節 東漢時老子化胡說之由來

第二節 三國時所傳老子化胡說

第三節 兩晉時老子化胡經及老子化胡說之辯論

第四節 南北朝時老子化胡經及老子化胡說之辯論

第五節 隋唐時老子化胡說之爭議及老子化胡經之禁毀

第六節 宋元時老子化胡說之爭議及老子化胡經之禁毀

第七節 明清時老子化胡經

(丁)附錄

附錄一 修行本起經與中本起經之翻譯

附錄二 佛老生年之爭論與化胡說

附錄三 三教形象贊及老子象贊

附錄四 羅泌論老子化胡說

附錄五 關於長春真人西遊

(甲)

老子化胡說考證審查書

湯用彤

老子化胡乃妄人所僞造之故事。然其在中華佛教歷史上，實有甚重大之關係。兩漢之際佛法始來，直至前魏，其歷史記載缺乏，真相頗不明瞭。然漢魏之世佛教與中國方術似本爲一家。（用宋翔鳳過庭錄語。）漢時有“方僊道”（史記封禪書）“養氣不死之道家”（論衡道虛篇）“黃老道”（後漢書王逸傳）“五斗米道”“太平道”（三國志注引典略）及“鬼道”（後漢書劉焉傳）諸名辭。而“佛道”之名屢見於牟子理惑論。彼論且曰“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大道之所不取。”神仙之書乃指百七十卷之太平道經。牟子雖黜方術，固猶認佛法爲道之一也。至若襄楷上疏勸桓帝好“正道”，則其所獻之太平道經自爲正道。而其雜引佛經老子似實詮釋其所謂正道。并指黃老浮屠之祠爲“此道。”則漢時佛道混雜蓋甚顯然。夫異族之神不宜爲諸華所信奉，則老子化胡之說，在後世雖爲佛家所痛恨，而在漢代想實爲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之關鍵。觀乎現在所保存甚少之漢魏佛教史料，而化胡之說竟一見於朝庭奏疏，（後漢書襄楷傳）再見於史家

著作，（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則其說大有助於最初佛教之流行可以想見也。

至若後世佛教徒對於老子化胡之說深惡痛絕，在歷史上往往扇動極烈之宗教情緒，引起重大之紛擾。如北周之毀佛法，元代之焚道經，則其尤顯著者也。今日吾人對於道教歷史知識甚爲幼稚。然觀王君所推測長春真人以逾七十之年萬里西征，亦爲此故事所欣動，則其關係固不僅在佛教史上也。

作者取材論斷均甚得法。材料搜集甚廣。并能務追求其本源。推論於證據甚少處亦頗知謹慎。文中下列諸項均見心得：

- (一)邊韶老子銘之援用。
- (二)馬融楞蒲賦，杜瑑筍賦之援用。
- (三)正誣論引經之推斷。
- (四)西昇經有二種。
- (五)笑道論之疏討。
- (六)北周僧勰撰述之疏討。
- (七)敦煌本化胡經之年代。
- (八)宋以後化胡經本之異同。
- (九)化胡說與佛生年代之關係。
- (十)長春真人西遊動機之推測。

總之，經作者之努力，對於此佛教史上甚重要之公案，吾人已漸了然其經過，及其相關之問題。較之蔣斧所作考證，自爲長足之進展也。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叙 言

予在研究院所擬研究之問題爲『漢魏兩晉南北朝儒道佛三家思想之關係』。三家之中以儒道二家思想之混合爲居先。(按如董仲舒王充是。)然就佛教立論,則道佛思想之接觸當較早。楚王英好黃老浮屠,桓帝并祀二氏。漢代佛化初行,道人道士關係即極密切。而佛老先後之爭論,想起源亦甚早。

其爭論之焦點,則爲著名的老子化胡之說。老子化胡經者,或成於晉代,道佛二教之爭,尤集矢於此。今因研究初期儒道佛三家思想關係,於化胡爭論先爲一考察焉。

距今二十五年前(1908A、D,)法人伯希和在我國敦煌石室取去古寫書卷中,有老子化胡經殘卷二卷。伯希和以示國人,蔣斧因作化胡經考;殘卷及考,皆載入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老子化胡乃昔人僞造之說。其說蓋有二義:初謂老子入印度或西域化爲釋迦牟尼;後則謂老子入西域或印度教化胡人,釋迦蓋爲老子之弟子。道佛二教徒對此之爭論,已有千餘年之歷史,而此爭論復關涉他項事件甚多,故頭緒頗爲紛繁。本文先分節依年代次序爲化胡說及化胡經考,此外尙有附錄數節,亦略依年代另行考證與之有關諸事項。間有前考牽涉之事,非與化胡說直接有關,然須另加考詳者,則亦併入附錄。

(丙)

本 文

第一節 東漢時老子化胡說之由來

老子化胡之說，原依史記所載漸次演變附會而成。檢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按史記言老子去周出關，莫知所終。又查莊子寓言篇亦有老聃西遊於秦之言。後世種種老子傳說，遂皆託附於此。後漢李尤，歷仕和帝安帝順帝三世，(89—144A. D.參看後漢書李尤傳。)作函谷關賦，(見藝文類聚卷六及初學記卷七。)其賦有曰：

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道，爲著書而留。

李尤賦可與列仙傳參看，裴駰史記集解引列仙傳曰：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老子西遊，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

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今按李尤賦言真人西遊，即指老子。史記前載老子去周出關，至李尤時則傳言真人西遊。查秦始皇三十六年命博士爲仙真人詩。又說文云：“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尤賦言真人西遊，是以老子爲仙人也。

酈道元水經注過水注曰：

過水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子北。（按此指老子廟北。）

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

檢太平御覽卷一有引王阜老子聖母碑曰：

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判，窺清濁之未分。

按御覽引王阜老子聖母碑，當即水經注所言王阜李母冢碑。班固白虎通天地篇曰：“始起之天，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又天地篇引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據此，是老子聖母碑乃謂老子生於天地之先也。查永興爲漢桓帝年號，老子母碑即桓帝永興元年（153A.D.）所立。東漢時所傳說之老子，已甚異乎常人，成爲神話之人物。而老子化胡之說，即始傳於桓帝之時。

檢後漢書襄楷傳曰：

延熹九年，（按即桓帝延熹九年。166A.D.）楷自家詣闕上疏

曰：……“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德。……而順帝不行。……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眎之；其守一如此。”……

按襄楷疏中“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一語，爲今日所知老子化胡說最早之記載。今須知此說又何爲而起乎？查浮屠初嘗與老子並稱。檢後漢書楚王英傳曰：

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按即明帝永平八年。65 A. D.）……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所載略同。）

又檢後漢書桓帝紀後范曄論曰：

前史稱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按浮圖即浮屠之別譯。又參看前引襄楷疏。）

按老子浮屠并列，此事由來甚久。二氏關係密切，桓帝時始傳老子爲浮屠之說，疑即緣此以起。（按老子浮屠并列與老子爲浮屠之說二事，孰先孰後，今不可考。據今所知，惟桓帝時始聞老子爲浮屠之說，故所論如此。）考西漢時黃老之學盛行，及東漢時道教漸興。前引襄楷疏中曾有言及于吉神書，而楷傳中別有云：“順帝時（126—144A. D.）琅琊宮崇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唐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謂此即道家太平經。似順帝時已漸有人傳授道書。（按前漢書李尋傳載，漢成帝時32—7B. C. 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天帝使真

人赤精子下教忠可此道，忠可又以教人。于吉太平清領書或太平經，或亦與甘忠可太平經不無淵源。）又張陵入蜀創五斗米道，世傳道教之始。按陵孫張魯事劉焉，焉於靈帝時（168—189A. D.）爲益州牧，則陵約亦爲順帝時人。（參看後漢書劉焉傳及三國志魏志張魯傳。按魏志魯傳裴注引典略稱，靈帝光和中 178—183A. D. 東方有張角爲太平道，漢中有張修爲五斗米道，言修法略與角同云，是太平道與五斗米道略同。）復考明帝時，楚王英已信奉佛教，廣興佛事。桓帝時外國僧徒來至，中國漸有翻譯佛經，襄楷疏中且曾二引經言。（按此似引四十二章經，此經譯時似尙在桓帝之前。）今按後世道教當沿漢代黃老之學而來，其教宗祖老子，浮屠老子既嘗并列，順帝桓帝之時，道佛二教均當始興，道教爲中國所自出，佛教乃從外來，中國人民素持‘夷’‘夏’之見，尊華夏而賤夷狄，則從道者流，自以華胄我族，豈容彼夷異教并立？衝突抵抗，勢有必然。故或遂附會舊時老子去周出關，真人西遊，及老子神話化之說，造爲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言。其說甚巧，蓋其抵制之方，不出於排拒，而出於兼併，使彼就我藩籬，且爲我有。于吉及宮崇當皆屬道流，襄楷似亦相近，老子爲浮屠之說，或且由彼等所倡，亦未可知也。

襄楷疏係於延熹九年所上。據後漢書桓帝紀載，桓帝於延熹八年（165A. D.）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按後漢紀作正月十二月。）檢水經過水注有曰：

過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撰文。……

又注後有稱“邊韶老子碑文,”檢宋洪活隸釋卷三載邊韶老子銘一文,即水經注所言邊韶老子碑文,其文曰: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爲周守臧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事,鑒喻時王。孔子以周靈王廿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以二百餘歲。聃然,老旄之皤也。孔子卒後百廿九年,或謂周太史儋爲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爲終始。……隨日九變,與時消息。

……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脫渡世,自犧農以來,世(按世字原缺,今據道藏混元聖紀卷七引昭碑補。)爲聖者作師。……延熹八年八月甲子,(按後漢紀及後漢書均不作八月。)皇上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辯是與非。案據書籍,以爲老子生於周之末世,玄虛守靜,樂無名,守不意,危高官,安下位。……蓋老子勞不定國,功不加民,所以見隆崇於今,爲時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之餘胙也。……

又老子銘文末曰:

敢演而銘之,其辭曰:……出入丹廬,上下黃庭。背棄流俗,含影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印其永生。天人秩祭,以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

按讀老子銘文，初未見其有關老子化胡之說。然參考他書及化胡經殘卷等所載，則知後世關於老子之傳說及化胡經之內容，乃多本於此。而此銘文，且復雜合道佛二家之說，尤足注意。

今試分別考察之。

前引史記老子本傳言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今按老子銘文則謂“字伯陽”又謂“聃然，老旄之貌。”老子有字伯陽之說，當以見於此銘爲最早。又銘文謂老子“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事，鑒喻時王。”檢史記周本紀曰：

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又曰：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禴而臧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禴其楨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按邊韶老子銘，蓋以老子爲周守臧史，即爲史記周本紀之周太史伯陽甫，古以甫爲字，故遂謂老子字伯陽。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19 A.D.），高誘注呂氏春秋審應覽篇有云：“老聃，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當爲祖述老子銘文。查自

幽王至景王凡二百餘年，故銘文謂孔子到景王十年，學禮於老聃，聃時以二百餘歲。又老子當孔子年少時已二百餘歲，故謂聃然老之貌也。今檢敦煌所得老子化胡經卷一有曰：

穆王之時，我還中夏。……又經八王，二百餘載，幽深演之時，歲次辛酉，三川震蕩，王者將亡，數遭百六，非人可制。……查自穆王至幽王時，即經八王，共二百餘載。幽王二年，即歲次辛酉。（按此據通行推算之歲次。）三川震蕩，即史記及老子銘所載三川實震。邊韶老子銘文爲後世化胡經言之所本，此其一端。

又檢敦煌本老子化胡經卷一首曰：

是時太上老君以殷王湯甲庚申之歲，……入於玉女玄妙口中，寄胎爲人。庚辰口（按辰下缺一字，當爲歲。）二月十五日，誕生於臺。……

查道藏敬字號宋謝守灝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曰：

老君……至殷朝第十八王陽甲庚申之歲，……託胎於玄妙玉女。……已而孕歷八十一年，當殷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降誕於臺。……

按殷代王無湯甲名者，據老君年譜所載，化胡經殷王湯甲當即陽甲之誤寫。上引化胡經，除言老子託胎於殷陽甲庚申之歲外，并隱詳老子歷孕八十一年，於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乃生。

查此老子生年，亦由附會老子銘文而得。又按銘文有謂“皇上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查此乃用尚書高宗武丁夢得傳說之典故，（參看尚書說命篇）。而後世化胡經，或老子傳說，（按如列仙傳謂老子生於殷。）蓋因此遂謂老子生於殷武丁之

世。此邊韶老子銘文爲化胡經言之所本，又其一端。

老子銘中有謂“厥初生民，遺體相續。”生民遺體相續之言，中國古籍無聞，疑即印度輪迴之說。（按莊子寓言篇有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其言似與相續義近，然統觀邊韶全文，似意非指此）。邊韶述此，欲與銘中此上引老子“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之言爲比附，意似以爲二說相通。此爲漢時道佛二家之說最先混合之點。（按前引襄楷疏中引及佛說，其後有“精之至也。”及“其守一如此。”之言，其言即出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及“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亦是混合道佛二家之說而言者。）又讀銘文有謂“道成身死，蟬脫渡世，自伏羲以來，世爲聖者作師。”查道藏敬字號宋賈善翔編猶龍傳卷二爲帝師章曰：

老氏自三皇五帝，變名易號，皆所以扶世立教，以授天下之人。在伏羲氏時，……老君號鬱華子，下爲師；……在神農時，……老君號大成子，下爲師；……在祝融時，……老君號廣壽子，下爲師；……在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在顓帝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在帝嚳時，……老君下爲師，號錄圖子。……在帝堯時，……老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在帝舜時，老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在禹夏時，老君爲下師，號真行子。

按上引猶龍傳文，後於邊韶撰老子銘文已八九百年，不宜爲老子銘文佐證。然其述老氏自伏羲神農以來，世爲帝師之主旨，則固遙相符合。查三國葛玄老子道德序（詳後）有謂老子經

歷天地終始，下爲國師，代代不休。晉葛洪神仙傳老子傳亦載老子自伏犧以來，歷爲饒華子真行子等。魏書釋老志稱老子千變萬化，厥跡不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學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三引崔玄山輞鄉記云，老子爲十三聖師。此皆合老子銘中“世爲聖者作師”之說。而查高誘注呂氏春秋常染篇有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

則亦合爲聖者作師之說。按高誘此處所注，與其注審應覽篇所云：“老聃，周史伯陽也”之說不同。但誘二注要當同符老子銘文，讀老子銘文，則知二注仍屬一致。而常染篇所注，尤可爲老子銘文作一例證也。（按上所論，尙可參看後第四節。葛洪神仙傳所載老子自伏犧以來，歷爲饒華子真行子等，即猶龍傳所本。

文復不具錄。）更按綜老子銘文所載，謂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終始。”“隨日九變，與時消息。”“道成身化，蟬脫渡世，自犧農以來，世爲聖者作師。”等說，雖多係述好道者之言，然察其說與佛經中佛本緣經言乃相類似。檢後漢竺大力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參看附錄一）卷上現變品曰：

佛言：“宿命無數劫時，本爲凡人。初求佛道以來，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夫極天地之終始謂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壞者，不可稱載也。”……

又曰：

佛言：“……至於昔者錠光佛興世，有聖王號。……聖王壽盡，又昇梵天，爲梵天王。上爲天帝，下爲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欲度人故，隨時而出。”……

按將上引經文所述與老子銘文之言比較，則二種神話，意頗雷同，殊相類似。惟據梁慧皎高僧傳支婁迦讖傳後所載，竺大力與康孟詳并以漢靈獻問譯經，是修行本起經爲漢末所譯。

其譯時後於桓帝，未可即與邊韶老子銘文相提并論。但今存佛本緣經，則無早於修行本起者。查中國翻譯佛經，盛於桓帝之時。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及慧皎高僧傳所載，桓帝即位初一二年間（147—148A.D.）有安世高與支婁迦讖二人在中國首先譯經。然在安支以前或同時，或當尙有譯經者。（按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已有伊存口授浮屠經，惟此與今論譯經事，當分別觀之。）

據東晉道安綜理衆經目錄古異經錄中所載，（按此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三。）則前代古譯經籍，晉時已失考頗多。桓帝其時或以前，難言不無佛本緣經類之傳譯。今檢道安古異經錄存目，其中載佛本行經一卷。僧祐有謂“古異經者，蓋先出之遺文也。”此佛本行經一卷者，或較修行本起爲先出之遺文歟？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一載竺大力康孟詳譯修行本起，謂爲第三出，亦未審確否？然如前代傳錄有載小本起及宿行本起二經名者，後時疑卽修行本起，（按此詳附錄一。）或係同本異譯，較修行本起爲先出之譯本，則亦未可知也。夫今姑無論以上所論爲當否，惟察前引老子銘文所載之說，乃有中國古籍所絕無聞，而佛教七佛歷劫出世之傳，長阿含經開卷大本緣經即有見之。僧祐又有謂古異經文，“多有闕亡。觀其存篇，或撮略四鎔，摘一事而立卷。”查道安古異經錄共見錄九十二部經，其中五十四部經皆出四阿含中。是阿含摘譯，前代或已有聞七佛之說，邊韶載老子歷代爲聖作師之說，豈不與此相類？總之，

邊韶 老子 銘文所載如謂 老子 “隨日九變，與時消息。” “道成身化，蟬脫渡世，自犧農以來，歷爲聖者作師。”之說，中國既屬無可稽考，當桓帝時，翻譯佛經適又漸興，不能不謂其受佛教之影響也。今檢韓詩外傳卷五及劉向新序卷五，有載哀公與子夏問答語曰：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新序作大真）顓瑒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新序作尹壽）舜學乎尹壽，（新序作務成）……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新序作不傳乎千世）”……

又檢白虎通辟雍條曰：

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瑒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孔子師老聃。……

又檢荀子大略篇曰：

堯學於君嘯，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

據此，則五帝有師，似舊時久傳。漢桓帝時，當有道流接觸佛教，竊倣佛本緣附會詩外傳，本老子“浴神不死”之言，遂有如所謂“觸類而長之”以老子爲如何如何也。夫邊韶 老子銘文所載，乃採自好道者之傳說，邊韶本人非肯信此，故雖承命撰文，而於文後猶自謂“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辯是與非。案據書籍，以爲老子生於周之末世。”則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老子銘文雖無所述，然邊韶或已知之，彼蓋知而不言。襄楷則道術之士，故其於桓帝延熹九年上疏，僅後邊韶撰文一年，即有

稱述。桓帝雖同祠浮屠老子，然據司馬彪續後漢郊祀志及袁宏後漢紀桓帝紀所載，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二遣使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宮。察其情狀，於老子似尤崇信。襄楷以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入於延熹九年所上之疏，意者或亦桓帝之所信也。然桓帝本人，當又受其時傳說之影響。查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似於桓帝崇祀二氏之前，已有流傳。檢藝文類聚卷七四馬融楞蒲賦曰：

昔有通玄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楞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闥，出乎西鄰。……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馬則元犀象牙。……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翼距，籌爲策動，矢法卒數。……

又檢世說新語卷二梁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曰：

侃（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楞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楞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

又檢太平御覽卷七五四引晉張華博物志曰：

老子入胡日，作楞蒲焉。

又檢御覽卷七二六同引博物志曰：

老子入西戎，造楞蒲。楞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楞蒲卜，後傳樓陰善其功。

據中興書及博物志所載，皆言老子入胡作楞蒲。似馬融楞蒲賦言“伯陽入戎，以斯消憂。”伯陽其人即爲老子，入戎即入西戎。查老子入戎以楞蒲消憂，或入胡作楞蒲之說，自爲無稽之談。然融賦言楞蒲之具，枰則旃翼，出乎西鄰；杯則搖木，出自

崑山。似枹蒲之戲，原作自西域，西域舊亦稱西戎。而陶侃亦謂枹蒲爲外國之戲。今按桓帝之時，既有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則馬融賦所言伯陽入戎爲外國枹蒲之戲，疑當由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轉加附會而來。馬融生於漢章帝時，歷仕安帝順帝桓帝三朝，年八十八歲，卒於桓帝延熹九年。（79--166A.D.，參看後漢書融本傳。）其枹蒲賦不知作於何時？但似當較湯韶襄楷二文爲稍前。此可見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起源頗早，當馬氏作賦之時，似已頗流行，故有因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附會胡人枹蒲之戲，亦謂伯陽入戎，以斯消憂也。（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四引老子曰：‘制懸蒲。’懸蒲即枹蒲之譌。但其所引老子，非五千言之老子書也。）

第二節 三國時所傳老子化胡說

東漢時老子化胡之說，僅言老子入狄夷爲浮屠。三國時傳說，乃有謂老子教化胡人，或已有謂老子爲佛之師者。檢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曰：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

（按他書所引多作右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

此國在天竺城中。（按他書或作天竺域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按他書亦作復豆。）

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䟽閒，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按世說新語卷二注，辯正論卷五注引魏略西域傳，廣川書跋卷二引晉中經，及史記大宛傳正義，通典西戎傳等皆引及上文。文字間有異同。）

又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中引杜摯筮賦序曰：

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

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按宋書樂志一及

文選西京賦注，亦略引此序。）

又檢藝文類聚卷四四載杜摯筮賦曰：

唯葭蘆之爲物，諒絜勁之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于是秋節既至，……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

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箛揚清。……

又檢後漢書寶章傳贊章懷太子賢注曰：

箛，胡樂也。老子作之。

今按魚豢魏明帝時(227—239A.D.)爲郎中，卒在晉武帝太康(280—289A.D.)以後。魏略約爲魏末時所作。(參看張一鵬魏略輯本補三國志魚豢傳)杜摯亦在魏明帝時爲郎中令。上引箛賦序謂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據後漢書注，李伯陽即指老子。然檢太平御覽卷五八一引晉先蠶儀注曰：

胡箛，漢舊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箛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謂胡箛。

據此，箛爲胡人所作。杜摯賦序謂爲伯陽所造，此正如前述老子作枹蒲，同爲附會之傳說。查今敦煌本化胡經卷十中，亦有老子造作箛篴之言，此當復由作箛一說變遷而來。魏略謂老子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中國舊時凡自敦煌以西，類皆通稱胡人，天竺人亦以“胡”稱。東漢時始傳老子入夷狄爲浮屠，謂老子爲佛，蓋亦含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教之意。但至三國時此意乃更擴大。故魏略所言老子教胡似一方既依舊謂老子爲佛，一方則特謂老子遊行西域，以浮屠教化胡人。後世傳說不言老子爲浮屠，而轉以老子化胡說著稱，亦即由此擴大範圍之故。魏略言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其所言老子經，似即述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之說。此殊似三國時已有與老子化胡經類似之書者。魏略述老子教胡，杜摯箛賦序傳老子西入戎造箛樂；此可見三國時老子化胡之說，甚爲流行，而其傳說亦因愈附會而愈繁多也。

漢魏之世，浮屠之信仰，不及老子崇奉之盛。故老子化胡傳說，雖侵陵佛教，而佛教勢弱，一時懾伏，未見反抗。察當時佛徒翻譯之佛經，或且有受老子傳說之影響。檢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曰：

佛言：“至于昔者，定光佛興世，……譯盡又昇第七梵天，爲梵天王。如是上作天帝，下爲聖主，各三十六反，周而復始，及其變化，隨時而現。或爲聖帝，或作儒林之宗，國師道士，在所變化，不可稱記。……

今取上引支謙譯瑞應本起經文，與前節所引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相比較，則知支謙譯經前文，自譯盡昇梵天以下，與孟詳譯經相同；其後文自或爲聖帝以下，乃別增出。查後段增出之文，在現存其他佛本緣諸經中，皆所未見。（按梁時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八梵摩經，亦稱梵摩昇天下天，三十六返，上爲梵皇，下爲帝釋。與上述定光佛事相同，而其文則異。）後文意義略與前文重複，而其文辭如“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二語，實爲漢文，不類梵胡譯語。

又其所言，亦與佛之事蹟不合，而反合傳說中之老子。如葛玄老子道德序（見河上公注本）曰：

老子體自然，而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三光特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

按史記已載老子爲孔子之師，是老子爲儒林之宗也。而邊韶銘文言老子爲聖者師；葛玄序謂老子常爲國師；上引支謙譯經後段所言，蓋與此諸傳說相似。查開元釋教錄卷二載支謙於吳孫權黃武年間（222--228A.D.）譯太子瑞應本起經。據晉書葛洪傳載，洪從祖玄，吳時學道。又查洪所撰神仙傳葛玄傳，有載吳大帝請玄相見事。據此，葛玄支謙乃同時人。（按唐釋玄奘正論卷下載吳赤烏年，衡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言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云。）尋玄序所言，自係述當世老子之傳說，則支謙譯經增出之文，或亦即受當時老子傳說之影響。吳黃武元年爲魏文帝黃初三年，（222A.D.）是年文帝詔豫州刺史修老子廟，但禁人民往禱祝，謂恐以老子爲神。（按文帝詔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僧勰傳，及洪适隸續卷四。）然則三國時老子神話傳說，流行民間，勢力甚大，即此可見。佛教不足與抗，反受其影響，或非無故也。葛玄序中言老子“闡教八方諸天。”“剖左腋而生。”及“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等，皆係模倣佛本緣故事。其模倣之處，較邊韶老子銘文所述，尤爲明顯。又玄序後亦言及老子西遊。則其所述當又與老子化胡傳說有關也。

第三節 兩晉時老子化胡經及老子化胡說之辯論

前魚豢魏略云老子出關教胡。晉初亦有述其說者。檢唐釋法琳辯正論卷五載儒生問曰：

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爲浮圖。”

同論卷六又載外論曰：

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并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按皇甫謐字士安，晉書有傳。據傳，謐終身不仕，卒於晉武帝太康三年，(282A.D.)時年六十八。計生於漢獻帝建安末年(215A.D.)間。上引二文，當同出謐撰高士傳。彼傳或作於西晉之初，然謐實當三國時人，故其所述老子出關教胡之說，略與魏略所載相同也。上引外論稱魏書外國傳，似係指魏志外國傳裴注引魏略西域傳。又上引二文稱“皇甫謐云。”似即出高士傳內老子傳。惟今存皇甫謐高士傳老子傳中，已無上引之文。檢辯正論卷五法琳於儒生問後，自稱開士喻曰：

皇甫士安斥其詭說，明彼謬談，叙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傳，言豈可謂？

據此，則皇甫謐叙及老子化胡之說，雖旨在以明其謬，但昔高士傳中，實原有其文也。查隋書經籍志載皇甫謐高士傳六卷，宋史藝文志載十卷，今存本三卷，其書蓋經後人增損，今本已非原書矣。

自老子爲浮屠及老子教胡之傳說盛行，於是有以之編述成書者。前引魚豢魏略言老子經事，似三國時已有老子化胡經，或相類之書，惟今無可考，礙難斷定。而老子化胡經之創作，則相傳在西晉時。檢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法師傳曰：

帛遠字法祖。……河內人。……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九八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於長安建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稟受，幾出千人。晉惠之末，（按晉惠帝在位十七年，290-306 A.D.）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道化之聲，被於關隴。……

法祖赴隴遇害。傳於法祖卒後曰：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閼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據高麗本。）

王浮作老子化胡經事，慧皎高僧傳帛遠傳亦載之。又檢唐釋法琳撰辨正論卷六有曰：

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

又唐陳子良辨正論注曰：

斐子野高僧傳云：（按梁書子野本傳作衆僧傳。）“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共誣邪正，浮屢屈焉。既瞋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幽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閼羅王講首楞嚴經。

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

按晉世雜錄東晉末竺道祖撰，幽明錄劉宋劉義慶撰。裴子野與僧祐慧皎同在梁時。道祖義慶及子野三書今皆佚。但子野等所記法祖與王浮事，似均出道祖義慶二書。王浮之名，各書罕見，不詳其爲人。然帛遠爲晉初名僧，晉孫綽撰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以法祖匹嵇康。遠平素之日既每與王浮爭論邪正，則浮雖僞撰化胡之書，似尙非無學之人也。（按太平御覽首卷引書目錄，有載王浮神異記，其所引言何事，今未查得，未知此與造化胡經者是否一人？）法祖籍居北地，王浮諒亦爲北人。彼號稱祭酒，或稱道士。祭酒之名，乃道士之稱號。晉世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均言王浮改託西域傳爲化胡經，未知此西域傳爲何書？據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載唐顯慶時釋靜泰謂據晉世雜錄（按晉世原作晉代）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法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則似王浮或取漢書西域傳文及諸國名，而插入老子教化行於西域各地之記事，非別有西域傳一書。晉世雜錄係佛教之經錄，此錄述及王浮化胡經，或係曾以化胡經著錄，此足其見書已爲當時人所注意。西晉時化胡經原本失傳，其書後屢經更改，今敦煌本化胡經殘卷，已非西晉之舊。晉世雜錄謂其書言尹喜與老子化胡作佛，佛起於此。所述甚簡，然此當即王浮原書之大旨也。

晉時老子化胡之傳說，除上述外，他書尙不乏記載。檢葛洪神仙傳老子傳曰：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皆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

……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汝何以言我？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值還汝。……”

按上言老子西出關，昇崑崙，到安息國，當指老子化胡之行。徐甲其人，當爲老子化胡傳說中所產生之人物。又檢道宣廣弘明集卷五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有曰：

盛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逐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險如此之遊也。……

又廣弘明集同卷孫盛老子疑問反訊曰：

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

按孫盛所言，均係駁老子入戎化胡之說。又檢僧祐弘明集卷一正誣論首段曰：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耻，侵害不厭，屠裂群生；不可遜讓勵，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又正誣論次段曰：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門百門，門廣萬里云云。”

按上引正誣論首段載誣佛者言，明述化胡之說。次段所引，略與北周甄鸞笑道論引化胡經謂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及謂崑崙山九重，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之文相類。其言妄牽樓炭經云云，略如今存西晉法立法炬所譯樓炭經卷二阿須倫品中所說。

今按葛洪晚年著述不輟，享年八十一，約卒於晉成帝咸和年間。(326—333A. D.) 孫盛與殷浩爲朋儕，浩老年卒於晉穆帝永和升平年間。(345—361A. D.) 正誣論未詳作者，其論有稱：“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則論爲晉人所作。其論後言及周仲智之死，仲智乃周嵩字。據通鑑所載，嵩於晉明帝太寧二年(324A. D.)爲王敦所殺。正誣論之作，似在仲智死後不久。今據上述，葛洪孫盛及正誣論等著作皆在東晉，是上引各文所載皆關東晉時代老子化胡之說也。(按葛書或稍早。葛孫周三人晉書皆有傳。)

然正誣論引誣佛者言，未曾言及老子，但言尹文子有神通者，此尹文子爲何人？檢正誣論首段作論者答辯曰：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縣縣。”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

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

上文言及老子，知即關係老子化胡之說。其言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按據史傳，老子去周出關，關令尹喜請老子彊爲著書二篇，言道德之意。此言請道德之經者，非爲著尹文子書之尹文子，或著文子書之文子，實即關令尹喜也。尹喜因曾請老子著書，後世遂傳其爲老子弟子，故上文言尹文子即老子弟子。據前引晉世雜錄，謂王浮化胡經言尹喜與老子化胡作佛，是西晉時已有尹喜共老子化胡之說。則誣佛者言又令得道弟子變化，此得道弟子，當亦即指尹喜。蓋自老子爲浮屠及教胡之說流傳已來，後世道流推崇老子，乃進而謂老子令弟子尹喜作佛。今敦煌本化胡經殘卷中，亦有老子使尹喜降生中天竺國，託孕白淨夫人之文。而誣佛者所云令得道弟子變化，亦當即指老子令尹喜化胡作佛而言。今據上所論，正誣論首段引誣佛之言，既似與王浮化胡經所說相合，次段所引又略與北周時所傳化胡經文相類；而論中誣佛者言，有稱道家休糧絕粒，呼吸清醇之說。則誣佛之人當爲道教徒，而其所言則或引述王浮化胡經中之說也。

上引正誣論中有謂“故其經云”一節，按此應指老子西昇經。查道藏慕字號有宋徽宗注本西昇經三卷。又維字號有宋碧虛子集華陽韋處玄，句曲徐道邈，冲玄子，任真子，李榮，及劉仁會六家西昇經注本六卷。（按韋處玄，李榮係唐時人，劉仁會係後魏時人。均見道藏羔字號唐末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自序。）此二書本文大略相同。書分章目，其首末兩章略述著書旨趣，餘

則多述老子教誡之語。今檢道藏宋徽宗注本西昇經西昇章第一曰：

老君西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賓。

……

按上引西昇經文前段，似即與正誣論引文雷同。惟今尙當一考西昇經之書。西昇經者，據碧虛子集注本卷六注云，蓋謂老子過關，授尹喜五千文後，將化西土，升入太微，重告尹喜之文也。檢宋徽宗注本末章戒示章第三十九曰：

老君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見，……喜出中庭，……即仰觀懸身坐空中，其狀如金人。

……

按前引西昇經首章謂老子開道竺乾，號古先生，似係指老子化胡。據上引末章謂老子懸身空中，狀如金人，此復似指老子變化爲佛。（按世傳漢明帝感夢佛身金色。又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或以金人卽爲佛。）然今存西昇經，或已屢經改竄，其改竄之處，昔時道佛二教徒，且頗生爭論。查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道書類載西昇經本四種，各有不同。檢其第一種西昇經二卷，晁公武記曰：

右題曰：太上真人尹君紀錄。老子將遊西域，旣爲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爲此經。其首稱老君西昇，開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弘明集辯惑論。（按此當指廣弘

明集辯惑篇。)

其第二種韋注西昇經二卷，公武記曰：

右唐道士韋處元分上下經。……總四十九章。……唐志稱處元集解。以聞道竺乾爲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爲老子自謂。（按新唐書藝文志載韋處玄集解西昇經二卷。韋注碧虛子集註有引之。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疏載唐法師韋錄處玄老子注兼義四卷。法琳辯正論稱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而隋書經籍志亦載韋處玄老子義疏四卷。處玄似隋末唐初時人。）

其第三種同元子注西昇經四卷，公武記曰：

右唐同元子注。其姓名未詳。唐志有戴詵注西昇經，疑此或詵書也。分三十六章。謂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云。（按新唐書藝文志載戴詵老子西昇經義一卷。辯正論稱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碧虛子集註有引沖玄子注，未知同元子即沖玄子之誤否？）

第四種徐注西昇經二卷，公武記曰：

右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其本以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作善入泥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胡竺乾，（按或作化乎竺乾。）作吾之身也，化胡竺乾云。（按徐注碧虛子集注中見引，彼似亦唐時人。）

按上第四種晁公武所記，徐注本外，當尙有一校徐注之本，惟其校本，想即出前三種本中。今按西昇經本第一種首稱“聞道竺乾有古先生。”第二種稱“經道竺乾。”第四種公武記所用校本稱“古先生者，吾之師也。”等文，皆與前引道藏本西昇經文各異。又正經論引文及上第四種徐注本均稱“善入泥丸。”

亦與道藏本所稱“善人無爲。”不同。由是可知西昇經書確經改竄。觀上述文字異同，至少唐時其經亦有二種，而今存道藏中之經，則已非原書。此可注意之點一。又按上西昇經第一種記，據廣弘明集謂“說者以古先生爲佛。”第二種韋注本稱“古先生爲老子自謂。”第三種同元子注本謂“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第四種本一稱“古先生者，吾之身也，化胡竺乾。”又一稱“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胡竺乾。”其文義互異，蓋各有用意。檢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引老子西昇經曰：

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又引符子曰：

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此唐時僧徒認釋迦爲老子之師，亦謂西昇經中所言古先生爲佛。上西昇經第一種公武記所云，即據此言。但正誣論固已謂“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又謂“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由是可知，西昇經文義各有不同，及解釋歧異，究其實際，蓋即昔時道佛二教徒，各欲利用此經，以爲佛老爭衡；而其所爭，則仍關係老子化胡之說。

此可注意之點二。復按正誣論謂老子爲佛之弟子，佛應較老子爲先，此即開後時佛老先後之爭論，及佛老年代之作僞，佛生之時，乃愈推而愈遠。（按此詳附錄二。）此可注意之點三。

西昇經書，不知作於何時，然正誣論當已引其書。查葛洪神仙傳老子傳稱“洪案西昇，中胎，……及珠籙，玉機，金篇，內經皆云。”其言西昇，當亦指老子西昇經。據此，則西昇經在東晉初，或東晉以前已有。敦煌本化胡經殘卷中，亦有言老子“過函

谷關，授喜道德五千章句，并說妙真，西昇等經。”據此，則西昇經者，似亦由老子化胡傳說而產生，與老子化胡經由來相類。其原書作者，亦當爲道教徒。其書意旨，或即在述老子西昇，行將化胡作佛。書中所言古先生，不知果指何人。但在晉代正誣論文出時，佛徒雖指古先生爲佛，惟道教徒則不承認之。蓋細按正誣論原文，其所引之經，決無謂老子爲佛之弟子，或佛先於老之明文。否則，此論遁者，何不直引經文，而乃曲爲解說以取信耶？

據上所言，正誣論所引之經文，乃取自道徒所作西昇經原書，或西昇經之古本，亦未可知。又考正誣論引經云：“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泥洹一詞，乃涅槃之舊譯。永存綿綿一語，似出老子“谷神不死，……縣縣若存。”之文。西昇經作者以此二言連結爲文，似係混合道佛二家說之一端，此亦復可注意也。今按漢魏之世，佛老二宗嘗被視爲一家，但道盛佛微，漢時佛教可謂盡爲道教所掩覆，（按實初爲黃老所掩覆，後爲道教所掩覆，此惟總略言之。）而未能獨立。當三國時，佛書尙頗受道書之影響，如支謙譯經是。後迄晉世，信奉佛教者乃漸多，其勢亦遂盛，正誣論乃起而排擊老氏之說。化胡之爭，至此愈亟，而佛徒因勢力盛昌，則於李宗已持不合作之態度矣。

正誣論等以外，東晉時言涉化胡說者，尙有可考。檢道宣廣弘明集卷十六，支遁釋迦文佛像讚序曰：

昔周姬之末，有大聖號佛，……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

以歸宗，拔堯孔之外，……絡聃周以曾玄。……

支遁字道林，生年五十三歲，卒於晉廢帝太和元年。（314—366A.D.）

上引序文，謂老聃與莊周爲佛之曾孫及玄孫，老子且不得列於佛弟子位。又檢廣弘明集同上卷，支遁月光童子讚有曰：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

按支遁釋迦文佛像讚中別有云：“明明釋迦，化融竺乾。”上文言“乾竺”乃係“竺乾”之倒文。此中以竺乾稱印度，與老子西昇經相同。其言月光童子名播赤縣鄉，似指月光童子來化中國事。此事佛經中蓋有述者。檢日本刊新修大正大藏經麗本佛說申日經曰：

申日有子，名旃羅法，（按原註云，漢言光明童子。）……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千歲以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秦土及諸邊國：鄯善，烏長，歸茲，疏勒，大宛，于填，及諸羌，虜夷狄，皆當奉佛尊法，普作比丘。”……

上引佛說申日經載大藏經第五三五號。經作一卷，題西晉竺法護譯。據經本下校記，謂宋元明本三種藏經內，皆無此經。

查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二，載法護譯月光童子經一卷，經下註云：“初出，一名月明童子經，或名申日經。然查今存法護譯月光童子經，其中無上引申日經文。而上引申日經文有謂“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又有謂“秦土”，則此經似爲前後秦時（350—417A. D.）所出，易言之，即爲東晉時所出，非西晉時譯本。又今查申日經與月光童子經，實爲同本異譯。然西晉時所譯月光童子經既無上引申日經文，又其文亦顯非梵胡原本所應有，則應爲東晉時譯經者僞作闕入。

又檢新修大正大藏經第一三三一號，灌頂經卷六灌頂

塚墓因緣四方神咒經曰：

佛語阿難：……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
人民慈哀，禮義具足。……

又曰：

佛告阿難：震旦國中又有小國，不識真正，無有禮法，但知
殺害，無有慈心。三聖教化，遺言不著。至吾法沒千歲
之後，三聖又過，法言衰薄，設聞道法，不肯信受。但相侵
陵，爭于國土，欲滅三寶，使法不行。……

按上言“震旦國，”“震旦”係昔時印度人稱中國之名。
言“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三聖化導”係指佛遣三弟子來
化中國之說。此說即詳下節，今姑不述。上引經文，似亦顯非
梵胡原本所應有，應爲譯經者僞作闕入。查僧祐出三藏記集
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中，載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咒經等
九部灌頂經，僧祐有注云，九部是舊集灌頂，總名大灌頂經；其經
載入失譯，蓋僧祐已不知譯人爲誰。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
七，據東晉竺道祖雜錄謂係東晉初元帝時（318--322A.D.）帛尸梨
密所譯。未知確否？（按帛尸梨密高僧傳有傳。出三藏記集卷二亦
載其譯孔雀王神咒經二部。但傳集皆未言其譯諸部灌頂。）查今本灌
頂經共十二卷其前九卷即僧祐注云舊集九部，其餘三部三卷
僧祐謂是後人集足。（按餘三部出三藏記集亦同載。）又查前九部
經中，有注云漢言者，有注云晉言者。是灌頂諸部翻譯，似非出
一時一手，惟知其中固有晉代譯經。今考佛教有正法像法末
法之說，（參看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及文選頭陀寺碑李善注引曇無讖
讚言。曇無羅讖似即曇無讖。）言像末法時，人不信法，佛法欲滅。上

引申日經及塚墓因緣經，似即依附正像末法之說，僞加增飾而成。其僞作之故，當亦佛徒欲以抗老子化胡之說也。

又檢僧祐弘明集卷十二，晉習鑿齒與釋道安書有曰：

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于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

習鑿齒與道安書，書首載明作於晉哀帝興寧三年（365A.D.）按書中稱“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其言月光道寂，當即指月光童子。將生真土，即指書中前言真丹。查“真丹”即同“震旦”，均爲印度人稱中國之名。如上所說，習鑿齒稱述之言，乃與支遁月光童子讚及申日經所說符合。考東晉時佛教已大盛行，當日佛徒造作月光童子出秦國，或佛遣三聖化導之說，實卽宣言釋氏化華。先時佛老師弟先後之辯，今擴大而爲“化胡”“化華”之爭。道佛二教徒於化胡說之爭，至是可謂針鋒相對。而由此後遂有夷夏之論。

第四節 南北朝時老子化胡經及化胡說之辯論

自五胡亂華以來，東晉已屬半壁偏安。及晉室云亡，南北朝時立，中國深受異族之侵陵，種族意識，遂甚鮮明。而二教之爭，遠在此前，已牽連華胡問題。此時乃更常正式揭此爲教爭之標幟。老子化胡說之辯論，亦由此而附見。約在劉宋末年（460—478A, D.）顧歡撰夷夏論，其論有曰：

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緇衣，羣夷之服。……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流，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溺喪忘歸，孰識其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

顧歡持種族之見，謂華夷異俗，以此反對佛教。查此種議論，由來頗久，前代人士，多言之者。（按漢末牟子理惑論中，已有持夷夏之論者，譏牟子捨堯舜周孔之道，更學夷狄之術。而東晉成帝時，太常蔡謨上疏，謂佛爲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宜。又約當同時，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議，亦謂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華戎制異，外不同內，不宜雜錯云。）顧氏之論，蓋尤代表晉宋之世佛教在中國昌明後，所引起一般人之反響。至其甚斥戎俗，則今所見東晉時老子化胡傳說，北周僧人所引化胡經佚文，及敦煌化胡經殘卷中，皆多譏訕胡俗之言。顧論與彼諸所言，自不無前後影響之關係。顧歡夷夏論，隋書經籍志載一卷，注云梁二卷。其書已亡。上引論文，具載南齊書及南史歡本傳。據傳，歡年六十四，約卒於北齊武帝永明年中。計其生時，則約當宋文帝元嘉初年。（425—

488A, D,) 今更檢夷夏論首曰：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二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興焉。”

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

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

讀夷夏論，雖無言及老子化胡，而其引道經所云，實以老子入印度爲佛，猶承受漢時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傳說。顧歡上文，頗似合同道佛。但彼固意黨道教，實欲併佛於道。夷夏論於上引首段文後，即略接前引一段文字。自此論出後，一時駁難者頗多。僧徒有宋慧通作駁夷夏論，宋僧鑒作戎華論折夷夏論，皆載僧祐弘明集中。此二論力駁顧論種族異俗之見，亦皆涉及老子化胡之說，且言及化胡經。檢弘明集卷七僧鑒戎華論曰：

佛據萬神之宗，……唯有周皇邊竊，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并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

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佛老一人乎？……

戎華論中言及化胡經，爲今日所知王浮作經以後，第一篇文直引此經名者。又檢慧通駁夷夏論曰：

論云：（按即指夷夏論。）“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

駁夷夏論中，謂老氏與仲尼，佛之所遣，今先宣德化，俾其後佛教流行焉。其言雖似因夷夏論引道經之說而發，然亦疑即隱譏王浮化胡經謂老子與尹喜化胡作佛，佛起於此之說。

按上僧愍慧通二論，皆欲推尊佛教。其引“經云”，及謂如來使三賢并導東都，或佛遣老子等宣德，自皆針對老子化胡作佛之說，所立敵對反指之言。查其所引之經，似爲清淨法行經。檢道宣廣弘明集卷八，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有曰：

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按前戎華論謂“三賢并導東都。”即符上言“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而前節引塚墓因緣四方神咒經謂佛遣三聖震旦化導，亦即同此一說。慧通高僧傳有傳，傳內亦言及駁夷夏論。

此論僅言老子仲尼，未及顏淵，又別以光淨爲仲尼。此當係省略之故，或後時經中列名曾有更動。要之，當爲同出一經。又駁夷夏論所言光淨童子，即上言光淨菩薩。此亦或稱光明

童子，或稱月光菩薩。查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載清淨法行經一卷。其經今佚。然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八，疑惑及僞妄錄中，著錄此經，猶於經下註云：“記說孔老顏回事。”似清淨法行經，唐時尙流行。此經僧祐新集入錄，蓋未見於東晉道安等舊錄，足知晉時或無其經，而慧通引之，或即宋時始有。其經謂佛遣三弟子，以迦葉爲老子，因迦葉即佛之弟子也。此以老子爲佛弟子，與東晉時正誣論之言相同。按清淨法行經自爲佛教徒反對化胡經而作之書。作者當係依承前正誣論謂老子即佛弟子，及申日經謂光明童子當出秦國，與塚墓因緣經震旦三聖之言，更加杜撰故事，以成其爲佛遣迦葉等三弟子之說。溯自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以來，約至宋時佛教徒對於信奉老子之道教，始攻擊最烈。考晉宋之世佛教昌行，其在社會之勢力，蓋當較道教爲優勝，故佛徒於老子化胡說之爭衡，其強弱之勢適與漢魏時相反矣。又考晉宋之世，中國人士，雅好老莊佛說。名士大夫，頗多宗尙釋氏，而高僧兼閑內外，亦多通莊老之說。佛老水乳，似略無嫌隙。然觀宋時道流攻擊佛教，一則嚴明夷夏之分。釋子崇佛，反詆孔老顏回，一則似乏種族之感。二教衝突，含義頗大。而此種衝突或尤足代表當時一般社會之反響，或一般民衆之心理，則皆甚可注意之點也。

自劉宋後，迄高齊之初，猶有爲夷夏論之辯難者。弘明集中，並載其文，此不備述。約齊武帝永明年初，(483—484A. D.)有張融周顒二人，相與論難，名曰門論。門論者，辨道佛二宗宗門異同之論也。其論亦載弘明集中。檢集卷六門論周顒重答張

融書曰：

王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迹？……

上言“大士應世”，大士即佛之別稱。周顒上文，辭意隱約。然其引述瑞應本起經文，謂老子亦同佛一跡，則固辯論老子化胡之說。張融與周顒，南齊書皆有傳。二人均仕宋齊二朝。按門論立論宗旨，雖與夷夏論等各異。然周張著論之際，猶略屬夷夏論辯之時，不能不受影響。故其所論，仍同夷夏論等有辯論老子化胡之說也。

齊梁之際，有道士假張融之名，作三破論者。謂佛教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攻擊佛教，極詆惡僧制胡俗。其論有曰：

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詬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祿後，改爲佛圖。

又曰：

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

又曰：

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上引三破論文，似多引述化胡經者。其稱老子云云，疑即直引

老子化胡經文。其言胡人麤獷無禮，斷其嫁娶，與正誣論首段文甚相近。今檢廣弘明集卷九，甄鸞笑道論引化胡經曰：

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

笑道論又引化胡經曰：

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屠。……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王化不平，皆由佛亂。……

前疑正誣論及三破論有引述化胡經者，今將笑道論所引化胡經文，與前引正誣論及三破論文共比較，其文字雖不同，然均爲譏惡胡人胡俗，則意略無異。其中有曲解佛教名詞，穿鑿爲說，以資訕詈，亦同出一轍。按笑道論引化胡經文，與前二論引述之文不同，此或因後時化胡經曾經修改，而前二論所引述者，或出於較早之化胡經。後時化胡經雖或經修改，惟自仍祖述前時化胡經之說，故與前二論所述，文異意同，猶有可考。至正誣論與三破論引述之文則比較甚近，此又或因此二論所引述者同出一本之故也。

梁時劉勰作滅惑論。又釋僧順作釋三破論。論皆載弘明集。此二論皆對三破論而作。三破論本文今不存，（按其書元初尙存，詳後第六節。）前引其文，即據滅惑論中所引。今檢弘明

集卷八滅惑論中駁三破論謂老子出關教化及胡人麤獷之說曰：

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斷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反滅弱胡，遂令蠶獠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貍是誅？淪胥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劉勰字彥和，著有文心雕龍，素奉佛。（參看梁書劉勰傳。）勰文中言祭酒造化胡之經，此祭酒當即指祭酒王浮。今察其文，似皆論辯王浮化胡經。此可知前引三破論所述之言，實當出化胡經。然尤可注意者，讀劉勰文中，有“滅胡”“孥戮”“極刑”等言，今雖化胡經原書已闕，猶可想見昔時作化胡經者，虛構老子化胡，如何摧殘胡人諸故事。而昔時道教徒排斥異族外來宗教感情之激烈，亦略可見也。觀後時道佛二教互相排斥之活劇，知其事之發生，由來者久矣。

復次，檢弘明集卷八僧順釋三破論曰：

論曰：（按指三破論。）“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

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

… … …

上文引法行云，先遣三賢，隱指孔老顏回，即同前引清淨法行經所說。僧順謂李老之門爲釋氏之偏裨，蓋係納道教以屬佛門，此與前者道徒納佛教以屬道門，正爲相對。而其意當即導源於清淨法行經。按自漢魏歷兩晉之世以降，迄夷夏論之時，道流反對佛教，多潛懷種族之意識。至梁時三破論，道徒反對佛教，則轉而涉及國家。讀三破論謂佛教入國破國，謂道則育德成國，此可證也。

復次，梁僧祐自撰弘明集後序，亦略涉化胡及戎華之論，今不具引。按僧祐卒於梁武帝天監十七年。(518 A. D.) 祐纂弘明集，已載劉勰僧順二論，則二論之作，約當在梁初之時。今綜觀以上所述宋齊時夷夏論等，及梁初三破論等，皆有牽涉化胡經之辯論也。

梁時有道士講老子西昇經者，當與化胡說有關。檢日本刊新修大正大藏經第二〇八五號，唐藍谷沙門懷信釋門自鏡錄卷上載智稜事曰：

智稜俗姓賈。幼出家，事沙門道乘爲師。聰悟過人。

……善涅槃淨名，尤攻數論。莊老二書，彌所留意。後佐寇還俗，生計屢空。而爲道士孟悉達往來提誘，……使作黃巾。稜愧其爲惠，因從之。既夙有聲聞，便爲道宗。

解西昇妙真及諸大義，皆稜之始也。……武帝未捨道時，頻引稜於五明殿覽義。稜暮年於妙門館爲諸道士講西昇經，在席者數百人。而盛引佛經，剖析符會，抗辭

正氣，欣然自得。俄而失言，舌卷下脣，……遂死於講座焉。識者聞之，以爲破法之驗也。

按西昇經既與化胡之說有關，則智稜講經，度必有稱述。佛徒惡之，故謂稜講西昇斃命。此與各家記王浮造化胡經，謂浮死後受罪，其事適類。佛徒藉報應之說，造作故事，以爲詈己者之報復，往往如是也。查梁武帝捨道事，在天監三年，(504 A.D.) 其後三十五年，(529 A.D.) 武帝卒於位，時年八十餘。智稜暮年講西昇經，或猶在武帝生時。其講西昇時，聽者數百人。想老子化胡之說，聞之者亦衆矣。

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七，載戴逵貽仙城慧命禪師書，及慧命答戴先生書。檢逵貽書有曰：

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

戴逵書，廣弘明集題晉戴逵名。然道宣於戴逵及慧命二書後云，時或以戴逵即晉朝譙國戴逵，惟考據晉書逵傳行事，此爲非是。又云，慧命則生梁武帝大通三年。(529 A.D.) 據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慧命傳稱，命年三十八，卒於北周天和三年。(568 A.D.)

按據此，慧命當生於武帝大申通三年 531 A.D.，爲是。) 而廣弘明集卷三十七，尙載別題梁仙城釋慧命詳玄賦，若慧命答書猶作於梁時，則戴逵書亦可視爲梁時作也。按上引逵書所云，如同清淨法行經所說，蓋均可稱爲反老子化胡說。清淨法行經，當出宋代。據此，逵書亦非晉人所作也。

檢梁庾子山集卷三，有至老子廟應詔詩。其詩有曰：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

…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

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庾信詩中言三門九井，係記老子廟景物。查後漢書郡國志二，陳國志中，“相有賴鄉”句下，顏師古注引東晉伏滔北征記云：“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酈道元水經過水注，亦云苦縣老君廟有九井。按世傳老子作佛，故老子傳說，多模倣佛之故事，前已有述。今據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二，言佛生時，有九龍在上，吐水而下。昔時於老子廟作九井，或亦倣佛生時九龍吐水故事。查敦煌本化胡經殘卷，有謂老子“誕生於毫，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爲九井。”九井由來，爲模倣佛之故事，此已言之。庾信詩末言老子西往流沙。按本文前第一節中，引劉宋裴驥史記集解引列仙傳文，謂老子西遊，尹喜與俱之流沙。庾信所言，當係本此。惟列仙傳所言，則或又本自漢魏時老子化胡之傳說也。庾信初仕梁，後仕周。其詩題至老子廟應詔，則當係北遷以後之作矣。

北朝元魏孝明帝，與梁武帝同時在位，嘗召釋道門人集殿前，論述佛老先後，其事實即辯論老子化胡之說。檢廣弘明集卷一載其事（按續高僧傳卷二十三曇謨最傳內亦同載。）曰：

正光元年（按即元魏孝明帝正光元年，250 A.D.，當梁武帝普通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

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605B.C.）……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敬王元年，（519B.C.）……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1029 B.C.）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949B.C.）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按今依上注年曆計算，與此稍差。）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并有明文。”……

按道士姜斌與僧曇謨最對論，爲論釋迦與老子年代，孰先孰後。然佛老年代先後之論議，當因老子化胡之說而起。姜斌所言，亦即首稱老子西入化胡。故上述道佛門人對論，實即等於辯論老子化胡之說。按南北朝後時，道佛二教，約當勢均力敵，老子化胡之說，二教均所重視，而各不能相下，故至是因明帝之間，遂辯論之於朝廷。惟此次辯論結果，據道宣所記，則道士失敗。

姜斌有稱老子開天經，查廣弘明集卷十二唐釋明槃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有稱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張泮造開天經似即姜斌所言老子開天經。按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有言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鮑靜即鮑靖。靖與王浮約皆晉惠帝時人，則張泮開天經亦西晉時所作也。（按據此，則西晉時道流著書述老子化胡者，非止王浮一人。）查甄鸞笑道論有引太上老君造立天地記，述及化胡說，察其書名，或即老開子天經之別稱。今道藏中別有題開天經書，惟不言

及老子化胡，或經後時削除，亦未可知。（參看下第六節。又查道藏宋張君房等編雲笈七籤卷二有述太上老君開天經一篇，當亦出姜斌所稱老君開天經。但均不載化胡之說。）其曇謨最所稱周書異記已佚，惟他書略有引及。漢法本內傳，則道宣所輯古今佛道論衡及廣弘明集中，均有節錄。此書託述漢時道佛爭衡，與周書異記，皆爲佛教徒所僞作。其僞作時代，詳後附錄二。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至五年時，（551—545A.D.）魏收撰魏書。

檢魏書于闐國傳曰：

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按上文，隋書及北史于闐國傳均載之。其文并同，惟“五里”皆作“五百里。”查魏書西域各國傳，昔多佚亡，後據北史等補，或原作五百里也。唐杜佑通典亦載此事。檢通典卷一九二于闐國條曰：

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之所。老子至此，自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參看後第五節。）

今檢敦煌本老子化胡經殘卷卷一亦有曰：

過函谷關，……便即西度。經歷流沙，至于于闐國毗摩寺所。……于闐國王，乃至朱俱半王，……等八十餘國王，……皆來聽法。……

今按魏書所載于闐國老子化胡成佛之說，未知或本昔時化胡經所說否？

魏書釋老志記載佛道二教歷史。前半記佛教事，後半記

道教事。前後二部，判割分明。今檢釋老志，於後半記道教事中，至寇謙之事下有曰：

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按原作四十二天，今據廣弘明集卷二所錄釋老志校正。）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

釋老志於上引文後，復續記寇謙之事。按上文引“經云，”係述佛事，魏收撰志，何不載入前半記佛教事中，而以插入後半記道教事內？實爲可異。其經稱佛於西胡得道，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此不類佛經所說。又佛經中亦不聞有佛爲延真宮主之言。宮觀之稱，乃道教所有，宮主或觀主，亦係道教之名詞。竊疑上引“經云，”其經應爲道經。查釋老志前有述牧土上師賜寇謙之文錄，號曰錄圖真經。今推尋前後文義，似後文所稱“經云，”即指前述錄圖真經。而察其經所云，尤與前述三破論文相近，則此當屬老子化胡之說。又據此而論，則似北魏道士初亦有述化胡之說也。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 A.D.）武帝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論議釋老，量述三教。結果，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時論者紛紜，佛教徒不服所議。司隸大夫甄鸞，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等事。天和五年，（570 A.D.）鸞上笑道論三卷，原論俱載廣弘明集。甄鸞者祖佛教。其論分三十六條，每條引道書之說，而逐條加以反駁。其意皆存訕笑，故用“問道大笑”之語爲名。查笑道論三十六條，其中有十四條引老子化胡經，或老子化胡說。此十四條中間有引及二次者，若分別計之，則共

有引化胡經十五節，雜引他書述化胡說者十三節。按甄鸞奉敕令詳佛道，蓋欲以定佛道之先後。今覽鸞論，乃多駁斥老子化胡之說。是當時佛道二教先後之叙列，殊與化胡之說有關也。笑道論中引化胡經文，以前間曾引證。綜鸞所引，與敦煌本化胡經殘卷相校，僅有老子化胡歌一首，二者相同。按敦煌殘卷與甄鸞所引，本非一書，此待後論。然查鸞所引，是否即出原經，亦尚有可疑之點。檢廣弘明集卷九甄鸞笑道論第十四條曰：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號佛。明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

至永平十八年乃還。”

又檢同論第十八條曰：

化胡經云：“老子化闢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為諸大眾啓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

塔。”

又檢同論第三十四條曰：

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

今按就上引三條化胡經佚文，與本文以前考論各事相參究，則當覺上引三條化胡經說，殊不類道教徒之言。其第十四條首段稱迦葉菩薩東遊，授道於韓平子及張陵等言，甚似佛徒所造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摩訶迦葉即稱老子之說。又後段述及漢明求法說，此說乃漢季佛教徒所首倡，未必爲道教徒所樂稱。

其第十八條不言老子或尹喜作佛，但謂尹喜爲阿難，老子爲迦葉。夫阿難與迦葉，均佛之弟子耳。其第三十四條言佛術爲天下第一大術，是則豈非道術不如佛術？凡此皆不合以往道徒所傳老子化胡之說，及道士反對佛教之旨。故疑甄鸞笑道論所引化胡經文，非出昔日王浮原書。甄鸞所引化胡經書，當係曾經佛教徒改竄之本。

今復檢笑道論第三十四條有曰：

化胡經……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上文亦數見他書引及。檢日本刊新修大正大藏經第八六三號，麗本唐釋法林破邪論卷上曰：

化胡經……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按麗本上文有注云：“舊本皆言：我生何以晚？佛滅一何早？”查廣弘明集卷十一破邪論節錄中，上文前二句亦作：“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又查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九，有

引化胡經天尊說偈，與廣弘明集中破邪論節錄引文亦相同。

今檢法琳後撰辯正論有曰：

案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佛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辯正論有唐陳子良注。查陳注於上文“我生何以晚？”句下云：新本改云，“佛生何以晚？”又於“佛出一何早？”句下云：新本改云，“泥洹一何早？”按據以上所引各文，化胡經固有新舊不同之本。今察笑道論第三十四條所引化胡經，蓋與新本改文爲較近，是甄鸞所引化胡經，係曾經竄改之書，此可爲一明證。又按上引辯正論文，有稱“案西域傳云。”據前第三節所論，或言王浮改託西域傳爲化胡經，非另有一西域傳之書。辯正論引西域傳，恐不可靠。觀上引傳云老子說偈，即與破邪論及法苑珠林所引化胡經文略同。似辯正論引文，本出化胡經，法琳或因昔有王浮改託西域傳之說，亦作西域傳云也。

化胡經新本，雖係曾經竄改之書。然其舊本，似仍非即原經。今略更考之。檢慧皎高僧傳卷一曇摩難提傳，載東晉末時有趙正出家，作頌曰：

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

按上頌據高僧傳謂趙正作，趙當別無所本。今讀此頌，頗覺前引化胡經舊本之文，與此乃頗雷同，似二者不無關係。竊意昔初當有佛教徒竄改化胡經，曾改換趙正一頌加入其中，以爲老子敬佛說偈，（按笑道論第三十四條尚有引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

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此偈故事，出瑞應本起經，當與趙正一頌同時加入化胡經中。）意謂佛先於老。其次道教徒亦修改化胡經，因將“我生何以晚？”句，改為“佛生何以晚？”以使合於道教之立場，意謂老先於佛。又其後或復有佛教徒竄改化胡經，但未曾改此，此則或為笑道論中所引之文。今上考如是，第文證不足，其間所論化胡經被改層次，未敢必謂事實如此。

惟是前引化胡經舊本之文，與趙正之頌相類，似有改換及修改之迹，則略可見也。

復檢笑道論最後第三十六條曰：

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為東方朔。”

此條引化胡經言，可與他書所載參看。檢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卷二有曰：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謹案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

孝武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於是朔詣闕自陳，

……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按風俗通義所載東方朔之傳說，甚與老子傳說相類，（按葛洪神仙傳老子傳亦曰，或云老子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竊疑漢時既有東方朔為太白星精之說，又或有老子變化為東方朔之說。但俗言不察，或混亂二說，翻以東方朔周時為老子，并將老子傳說附著之，遂謂東方朔變化如何耳。否則，或漢時固無老子為東方朔之說，前引化胡經所云，乃據風俗通義所載而翻說。而

風俗通義所載，則或爲應劭故託俗言東方朔爲太白星精，因轉謂東方朔黃帝時爲風后，周時爲老聃等等，以陰斥漢季流行之老子傳說。觀其末謂“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殊似即指老子“世爲聖者作師。”之說也。

檢史記留侯世家唐司馬貞索隱引詩緯曰。

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父。後化爲黃石。

按詩緯謂風后爲黃帝師，又化爲老子。此當亦由昔時老子傳說中有謂老子曾爲黃帝師風后之說，詩緯特翻說之耳。前風俗通義謂東方朔黃帝時爲風后，周時爲老聃；今合詩緯而觀之，似愈可知其爲隱用老子之傳說。蓋今以老子傳說爲解釋，則風俗通義與詩緯二說可相通也。上引詩緯所載，當爲漢代佚文。今由風俗通義與詩緯所載，更參以前第一節引高誘呂氏春秋注謂舜師老子之說，則昔漢桓帝時所傳老子自伏犧神農以來世爲聖師之說，其所謂聖及師，或當時固已皆指名爲誰何歟？

笑道論中引化胡經文，有作引化胡經，老子消冰經，及化胡消冰經者，其名不一。後二者名相似，或係一書。查舊唐書經籍志道家類載老子消冰經一卷，想即笑道論所引之書。又笑道論中引他書述老子化胡說者，有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文始傳，廣說品，玄妙內篇等。其造立天地初記，前已言及，茲不贅。

尹喜有稱文始先生，文始傳當卽尹喜傳。廣說品則似爲某書中之一章。玄妙內篇，前顧歡夷夏論曾經引及，引文相同。或言老子入玄妙玉女口中寄胎託生，此玄妙內篇應卽老子母

傳。今據上述，知北周時或北周以前，除舊傳化胡經外，尚有他種之化胡經，是老子化胡經已非止一種。又除化胡經外，昔時尚多有他書述老子化胡之說。惟笑道論中引他書述化胡說，此不備述。

查自甄鸞上笑道論後，約於同年^(570A.D.)又有道安法師上二教論，亦涉及老子化胡之說。其論分十二篇，均載廣弘明集卷八。其第九篇中，有引清淨法行經稱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說，已見前述。今檢其第七篇曰：

老子西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玄經云：“吾師化由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今就道書，咸皆師佛。

按上引西昇經文，與前笑道論第三十四條引化胡經文相同，未知是否誤引，抑係二書同載？上文引西昇經外，又別引西昇玄經，此似爲二書。然據前第三節引廣弘明集所引老子西昇經文，蓋與上引西昇玄經文相同，則此二似爲一書。又前第三節引廣弘明集所引符子文，亦與上引符子文相同。查晉書符朗傳稱朗著符子數十篇。隋書經籍志載符子二十卷，題東晉符朗撰。其書已佚。按朗傳稱朗爲老莊之流。清嚴可均全晉文內輯符子佚文一卷，述其文義，謂備道家之一種。然則符朗人爲老莊之流，書宗道家之旨，宜無老子師佛之言。道安二教論中所引，未審可信否也。廣弘明集引符子及老子西昇經，即以轉引二教論中之文，不必即出原書。至道安引以上各文，以証老子師佛，自對老子化胡之說而發，又可知也。

又檢二教論第九篇於引清淨法行經文後曰：

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

按道安上文已自認法行經爲偽書，但又謂未傷弘旨，仍引以爲據，此即因欲利用此經，以抗老子化胡之說。二教論中亦論及釋迦生卒年代，與化胡說有關，俟於後附錄二述及。

今尋北周武帝時，道佛二教爭論中，其對於老子化胡說甚加攻擊者，除甄鸞外，尙有釋僧勰。查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卷十二，載後周僧勰撰釋老子化胡傳，及十八條難道章各一卷。

此二書皆亡。其釋老子化胡傳，未知所釋內容如何。自佛教徒之立場言之，想不免以老子作迦葉，認佛爲老子師。其十八條難道章，則歷代三寶紀猶略載僧勰自序。檢其自序曰：

勰以老子與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尙不可罔，况貶大聖乎？今誠尋此說非真，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聖人君子，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凡俗。……今考校年月，究尋人世，依內經外典，採摭群達誠言，區別真假，使一覽便見。

查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三有釋僧勰傳。據傳言，僧勰於周武帝季世，躬詣帝闕，面陳至理，然未辯真僞，更遭毀譽，乃著十八條論云。傳中亦同載上序，文字間有出入。其首句作：“勰以世之濫述云。”今考序中所言，乃駁難世有題鬼谷先生所撰書者。

查舊唐書經籍志史部雜傳中，有載關令尹喜傳一卷，題鬼谷先生撰，四皓注。僧勰序中所言，當即此書。又查道藏恭字號

唐末杜光庭撰錄異記卷一，有記鬼谷先生隨老子西化流沙。則序中所言“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或係關令尹喜傳後，另有增出鬼谷先生與老子同往化胡之文。綜按序文所言，是僧勳十八條難道章，當即爲駁難老子化胡之說。

初周武帝量述三教，意重道儒，故定道儒先佛。佛教徒以不甘居道後，因竭力攻擊道教。彼輩或認老子化胡之說，爲道先於佛之由來，遂尤攻擊老子化胡之說。查甄鸞上笑道論，曾遭焚毀。道安更上二教論，接踵不絕。其時道佛爭論已甚烈。至武帝建德三年，(574 A.D.) 武帝遂令廢道佛二教。未逾月，更立通道觀以存道法，實即僅斷佛教。(按以上參看廣弘明集卷三，及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釋道安傳。)按周武本奉道法，每受道錄，(參看隋書經籍志道經論，及續高僧傳僧勳傳。)其存道斷佛宜也。惟如上所述，老子化胡說之爭論，於武帝廢佛之公案，固有密切之關係矣。(按如本節前論魏書釋老志引道經述化胡說，似出志稱牧土所賜寇謙之之錄圖真經。今查北魏太武帝信任崔浩，毀廢佛法，而浩則先奉謙之道。太武帝毀法詔有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又曰，後漢荒君，信胡妖鬼。又曰，其一切蕩除胡神，及諸有胡經。尋玩詔辭，情頗斥胡，或謙之道書，亦與有影響者歟?)

第五節 隋唐時老子化胡說之爭議及老子化胡經之禁毀

隋時關於老子化胡說，今所知者甚少。檢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彥琮傳曰：

開皇三年，（583 A.D.）隋高祖（按即隋文帝。）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按張賓係周隋二朝有名道士，與周武帝時廢佛事有關。參看廣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及續高僧傳卷二十三釋智炫傳。又隋書經籍志載張賓撰七曜歷經四卷。）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

又檢法琳辯正論卷六陳子良注曰：

隋僕射楊素從駕至竹宮。經過樓觀，見老廟壁上，（按老廟當指老子廟。）畫作老子化闢賓國，度人剃髮出家之狀。問道士曰：“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爲道士，何故乃爲沙門？將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力小不能化胡。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于時道士無言以對也。

據上文，則隋時已有關於老子化胡之壁畫。按隋文帝見及老子化胡畫像，勅集佛道共論其本，當即論議化胡之說。由此略知隋時化胡傳說，亦必頗流行。據隋書楊素傳，素於文帝仁壽年間（601—604 A.D.）爲尚書左僕射。陳注稱素從駕見老廟畫老子化闢賓像，事當在前述開皇三年之後。然審上二文所載，似

即共一事。僕射之稱，或子良通用耳。釋彥琮所作辯教論二十五條，查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有著錄，并略記云：“辯教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其中或亦有辯化胡之說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 A.D.) 智者大師在荊州玉泉寺講摩訶止觀，門人灌頂筆記。檢摩訶止觀卷六說佛法應病授藥曰：

若衆生無出世機，根性薄弱，不堪深化，但授世藥。如孔丘姬旦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愛下，世間大治。……元古混沌，未宜出世。邊表根性，不感佛興。我遣三聖，化彼真丹，禮義前開，大小乘經，然後可信。真丹既然，十方亦爾。故前用世法，而授與之云云。……

又檢摩訶止觀卷五有曰：

今世多有惡魔比丘，退戒還家，懼畏驅策，更越濟道士。復邀名利，誇談莊老，以佛法義，偷安邪典，押高就下，推尊入卑。……

又曰：

本既不齊，迹亦不齊。佛迹世世是正天竺金輪刹利，莊老是真丹邊地小國柱下書史，宋國漆園吏，此云何齊？佛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纏絡其身。莊老身如凡流，凡流之形，瘠小醜蔑，……云何齊佛？佛說法時，放光動地，天人畢會，叉手聽法。……老在周朝主上不知，羣下不識，……乘壞板車出關西，竊說尹喜，有何公灼，……云何得齊？如是不齊，其義無量，倦不能說，云何以邪干正？

復次，如來行時，帝釋在右，梵王在左，……飛空而行。老子自御薄板青牛車，向關西作田，……復云何齊？

按上引文，智者大師前稱佛遣三聖，直認清淨法行經之說無疑。後辨佛與老莊共迹不同，尊高釋氏，鄙卑莊老，尤賤視老子出關之行。此皆有因老子化胡之說而發。智者大師即天台智顗。續高僧傳卷十七有顗傳，顗生於梁武帝大同年間，卒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7 A.D.）曾歷受陳隋二朝帝王及四方道俗之隆禮，極盛名赫赫。據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所述，智者大師所云退戒還家之惡魔比丘，蓋指如衛元嵩等。按衛元嵩梁末時爲僧，後返俗，嘗於北周天和二年（567 A.D.）上疏周武帝彈議僧事，勸滅佛法。（參看廣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滯惑解，及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又續高僧傳卷二十五衛元嵩傳。）佛徒深惡其人，故智者大師或亦斥之；而智顗與元嵩亦略猶前後同時也。

隋文帝敬佛，開皇十四年曾敕沙門法經等撰隋衆經目錄。檢法經錄卷二僞妄錄中，有載正化內外經二卷者，經下注曰：

一名老子化胡經。傳錄云，晉時祭酒王浮作。

據上注云，是佛教經錄中有載老子化胡經。錄中改換其名爲正化內外經，或迺以迦葉爲老子，謂迦葉化遊中國，并化教內教外之意。此經自必爲佛教徒所改作，彼等改作此書，以反毀老子，或亦即以攻擊道教。此書不知改作於何時。然其時蓋當早於法經撰錄。查法經撰錄之時，上距甄鸞撰笑道論，相差僅二十五年。或者北周時已有此書，而前考甄鸞引化胡經文，疑經佛徒改竄者，或且根據此書也。法經錄注所云傳，想即指高

僧傳。所云錄，想即指竺道祖晉世雜錄。按正化內外經，自法經著錄以來，迄唐德宗貞元五年（789A.D.）圓照所撰貞元釋教錄止，各家經錄，皆所共載。此正化內外經之見記載，亦即佛教徒改竄化胡經之一明證。

唐時佛教在中國爲極盛。然唐室以李氏系出老子，自高祖始，即尊崇老氏。（參看唐封演撰封氏見聞記道教條。）故道佛二教之爭，唐時屢次發生。而於老子化胡之說，其爭辯激烈，尤過前代。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A.D.）太史令傅奕上廢佛法事十一條，抨擊佛教，奕有甚明快之言曰：“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于時佛徒憤激，釋法琳於武德五年（622 A.D.）即上破邪論二卷，以駁傅奕上廢佛法各事。其論有引道經師敬佛文若干條，皆與老子化胡之爭論有關。今略述之。

檢破邪論（高麗本）卷上曰：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按張陵亦稱張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

又曰：

昇玄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按即指太上老君。）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

又曰：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又曰：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

禮定光。”

按上引各文，多違反老子化胡之傳說，雖法琳謂引道經，然實當爲佛教徒所偽造或竄改，應非道教徒所撰之書。又上引化胡經文，共有二節，其次節爲“佛生何以晚？”等四句，皆當爲佛教徒所增改，前已述之。破邪論亦有論及佛生年代，與老子化胡說有關，此不述及。（按傅奕新舊唐書有傳。釋法琳續高僧傳有傳，又別有唐釋彥琮撰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駁傅奕上廢佛法事者，釋法琳外，其時尚有釋明概。（按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釋智實傳亦載僧普應造破邪論二卷駁傅奕上事。惟應論不傳，詳其內容。）廣弘明集卷十二載明概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檢其奏中先有引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後又曰：

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化作孔丘，迦葉化作李老。

查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八僞妄錄載須彌像圖山經一卷，注云：“今疑與法經錄中須彌四域經文同名異。”上引須彌圖經似即須彌像圖山經之省稱，亦疑即須彌四域經之異名。

（按法經錄卷二僞妄錄中，於正化內外經後即載須彌四域經一卷。）

按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有引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無稱儒童化作孔丘，及迦葉化作老子之文，或乃須彌圖經所增入。此經與上破邪論引老子大權菩薩經，當同爲佛徒偽造之佛書，其經名前未及見，其僞作時或均距隋唐之際非甚遠也。

唐高祖嘗親臨釋典，以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

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參看舊唐書陸德明傳。) 高祖武德八年,(625 A.D.) 駕幸國學,堂列三座,擬叙三宗,先老次孔,末後釋宗。因道佛二方爭論,事未果行。九年,(622 A.D.) 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與傅奕相結,皆抨擊佛教。(參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釋惠乘傳,及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 是年四月詔廢浮屠老子法,沙汰僧道。及六月大赦,復浮屠老子法。

於是法琳因李劉二論,作辯正論八卷,以相爭辯。(以上參看新舊唐書高祖本紀,及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釋法琳傳。) 其論分三教治道,佛道先後等十二篇。論中多涉老子化胡之說,前已述及。

今檢此論有引化胡經三條。其一曰:

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廻在世,號曰迦葉,於婆羅林爲衆發問。”

其二曰:

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豬頭。

其三曰:

明威化胡經并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誡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赧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刑貌,示爲剝削之身。業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

今按上引第一條化胡經文,與前甄鸞笑道論第十八條所引化胡經文略同。第二條與笑道論第二十四條所引老子消冰經

文相類。(按此文未具引。)惟經名不同，此處引文較簡，意亦稍異。

上第三條引作明威化胡經，查葛洪神仙傳張陵傳，稱老子授張陵正一明威之法。以明威名化胡經，或係表示老子以明威之法化胡之意。今察上引三條化胡經文，前二條頗似出佛徒改竄之書。惟第三條文，與前引東晉時正誣論文，及南北朝時三破論文，文意相近。或明威化胡經當猶近於昔時化胡經原書歟？按前笑道論引老子消冰經及化胡消冰經，與今法琳引明威化胡經，共爲三種或二種別名之化胡經。觀所引此二三種經文，均無違背老子化胡傳說之宗旨，此二三種化胡經，當皆係道教徒所作。然經非一種，則就道教方面言，老子化胡經書亦常經修改也。

又檢陳子良注法琳辯正論亦引化胡經文一條曰：

化胡經云：“罽賓國王疑老子妖魅，以火焚之，安然不死。

王知神人，舉國悔過。老子曰：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奉教，皆爲沙門也。”

按上引化胡經謂老子師佛，此顯爲佛教徒竄改之文。今檢陳注法琳辯正論有駁化胡之說曰：

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甚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爲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按陳注前段駁老子化胡作佛。後段則不認老子降誕爲佛，而謂老子報恩供養，方顯聖德，蓋即言老子師佛。此與其所引化

胡經文，正相呼應。其言王浮作明威化胡經，此以明威名之化胡經或固猶近王浮原書歟？查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八僧淵傳，載淵卒於隋文帝仁壽二年，(602 A.D.)陳子良爲文紀之。此陳子良疑即注辯正論者，據此則子良約當與法琳同時人。(按續高僧傳釋法琳傳亦言陳子良注辯正論。)

唐高祖後，及太宗時，道佛二教，仍每爭先後。太宗貞觀九年，(635 A.D.)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

(參看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後高宗即位，初屢召僧道對論。至顯慶五年，(660 A.D.)召僧靜泰及道士李榮在宮，遂論及化胡經事。檢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述其事曰：

顯慶五年，……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陽宮。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靜泰……肅承旋宇，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據晉代雜錄（按當作晉世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僞造之過。”（按今存于寶搜神記無載王浮事。）道士李榮云：“……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僞。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

按上述靜泰與李榮對論化胡經，各引經言爲據，互相爭辯，實則

彼此所引經言逕庭，似各有其化胡經。李榮爲唐時有名道士。

查唐駱賓王集及盧照鄰幽夏子集，均有贈道士李榮詩。宋史藝文志載榮老子道德經注二卷。舊唐書儒學傳羅道琮傳載道琮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又前第三節述及宋碧虛子西昇經集註，即有引榮注西昇經。其注西昇章第一曰，西昇者自東徂西（按原作祖而，蓋誤。）也。開道者，老君迹處東周，道行西極，將開道彼土。

又曰，古先生即老子之別號也。據此，李榮固素持老子化胡之說。碧虛子集註題任真子李榮名。查舊唐書經籍志載任真子老子道德經集解四卷，是亦即榮所作也。僧靜泰道宣續高僧傳中無傳，其人他事不詳。查此番道佛對論，無何結果。宗崇道教，乾封元年（666A. D.）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老子爲太上高玄元皇帝。（參看新舊唐書高宗本紀。）朝廷尊道，似非佛教可與并比。然佛教勢力固自強盛，約當高宗龍朔至乾封年間，（666—666A. D.）釋道宣纂輯集古今佛道論衡及廣弘明集等書，廣載佛教徒方面駁難道教之文，其中有涉老子化胡說者，前已多述。道宣護教排道，至爲熱心。其自撰廣弘明集卷五辯惑篇序，亦辯老子化胡之說，茲不具述。今檢廣弘明集卷六，道宣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中，有引化胡經文一節曰：

老子化胡經云：“即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輒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

按上引文，與法琳引明威化胡經文，大同小異，惟經名不同，或非一書也。與道宣同時，有釋道世撰集法苑珠林百卷。查其卷

六十九破邪篇，記載道佛爭衡事，多涉化胡之爭。但略均於前引廣弘明集等各文見及，此不贅述。

唐武后時，皇室易姓，兼武后先曾爲尼，朝廷已不必特尊道教，於是有僧慧澄上書，請毀化胡經書。檢新唐書藝文志神仙家類，載議化胡經狀一卷，其下注曰：

萬歲通天元年，(696A.D.)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

敕秋官侍郎劉如璿（按原作智璿）等議狀。

按萬歲通天爲武后年號。唐志所載議化胡經狀一卷，今佚。惟檢道藏與字號宋謝守灝編混元聖紀卷八，尙略存其文，茲擇要引錄於下。

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柱國劉如璿議曰：李釋元同，未始有異。法身道體，應現無方。降跡誕靈，各行其化。且老子發自東方，遠之西域，雖莫知其終，而事見之前史。謹案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化。”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爲浮屠。”皇朝實錄云：“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迦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決曰：‘我昔遊天上，簡定人鬼之錄，尋當下降。’”因立此祠焉。然則歷攷經典，煥乎可矚，則知化胡是實，爲經不虛。……

中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上柱國張太元議曰：道本中華，釋垂西域，隨方爲教，同體異名。且老君變化無方，易形改號，或在天爲帝，或在世爲師。隨物見形，靈應難測。縱使史籍無據，釋教不異老君。……

弘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員半千議曰：謹案范蔚宗後漢

書襄楷傳，(按原作後漢裴楷傳。) 魏略西戎傳，(按原作西域傳。) 兼北史西域傳，及周隋十餘家書傳，并云老子西入流沙，皆稱化胡。……

今按道藏混元聖紀所載，除上引劉張員三議狀外，尚有弘文館學士張思道及張元簡，成均監大學士王方回及吳揚昊，與弘文館大學士崔元悟等五議狀，不備引。(按全唐文卷一六五亦載劉吳及張太元三議狀，諒即據混元聖紀。) 據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有稱慧澄乞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璿 (按原作容。) 八學士議之。今尋混元聖紀所載，即合八人之數。此八人中，惟員半千一人唐書有傳，餘人均不可考。其劉如璿議狀引高士傳言老子化戎俗爲浮屠，此高士傳當指晉皇甫謐撰高士傳。(參看前第三節。) 劉狀又引皇朝實錄，此似係唐太宗實錄。(詳下節。) 查前第四節有引杜佑通典載于闐國毗摩寺老子昇天一段文，與上引實錄略同，疑卽出實錄。混元聖紀於上述八議狀後，并載萬歲通天元年六月勅旨曰：“老君化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此知慧澄請毀化胡經，事未得行。查全唐文卷九十六有載武后僧道并重勅，即混元聖紀所引全文。檢其文曰：

老君化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故知偏辭難以憑據，當依對定，僉議惟允。儻若史籍無據，俗官何忍虛承？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謬。道能方便設教，佛本因道而生。老釋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齊重。自今後僧入觀不禮拜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各勒還俗，仍科違勅之罪！

又全唐文同上卷先載武后禁僧道毀謗制曰：

佛道二教，同歸於善；無爲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淺識之徒，競生物我，或因懟怒，各出醜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誹謗佛法。更相訾毀，務在加諸。人而無良，一至於此。且出家之人，須崇業行；非聖犯義，豈是法門？自今僧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

又同卷尙首載武后釋教在道法上制曰：

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謁之文。歷教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

全唐文所載，未知引出何書？按據上文，武后雖主僧道并重，未允慧澄所請；然武后似先曾以釋教居道教上，於是慧澄因之請毀化胡經也。其勅云俗官承認化胡是真，當即指劉如瑋等議狀。其禁僧道毀謗，謂二教各出醜言，更相訾毀，當亦指僧道化胡之爭。

武后時，又有杜義者，先作道士，爲洛陽大恒觀主。後反嚮佛，改作沙門，名曰玄嶷。嶷作甄正論，（參看宋贊寧撰高僧傳卷十七，及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設爲問答之詞，指斥道教，亦辯老子化胡之說。檢甄正論卷中曰：

公子曰：“……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記備載。文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先生曰：“……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遂之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爲道德二篇。……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後人又改記

爲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已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文始內傳，并是近代道士，……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僞。按史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各殊。……月支，疎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數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尙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僞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所作。……’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僞，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見實，豈曰虛乎？’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公子曰：‘……唐朝吳天觀道士尹文操，奉敕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先生……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

按上文稱先生即玄嶷自謂。其稱公子當隱指道徒。察玄嶷所引老子西昇經，謂老子師佛，此與正誣論等相同，前已論之。上述化胡經云：老子爲胡王等說涅槃法華等經，此可略見唐玄

疑時化胡經內容之一斑。上文有謂宋文明等偽造化胡經，此與舊傳王浮所造不合，疑當有誤。或宋等曾改造他種化胡經，亦不可知。查甄正論卷上別有云道家經文，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陆修靜，及顧歡等偽造。據此，似宋文明爲宋齊時人。然唐末杜光庭道德經聖廣義疏自序載唐法師宋文明作老子義泉五卷，彼似係唐初時人。未知二者孰是？抑二宋文明名，亦未知即一人否？上文又言及尹喜傳，當即前第三節所述題鬼谷先生撰之關令尹喜傳。其文始內傳，當即笑道論所引者。據道藏敬字號宋謝守灝老君年譜要略所載，出塞記作者爲虞宣，但未詳何代。據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七十一載宗聖觀主尹尊師碑，尹尊師即尹文操，碑載文操於高宗儀鳳四年（679 A.D.，按此年後改調露元年。）

奉勅修聖紀十卷。舊唐書經籍志道家類載其書。今據上引文云，則出塞記與老子聖紀二書，皆有述老子化胡之說也。

神龍元年（705 A.D.）唐中宗復位，武后死。是年中宗詔僧道等議化胡經，勅令禁毀。此事經過，備詳宋贊寧高僧傳卷十七釋法明傳內。檢法明傳曰：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中宗朝入長安。……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餽飢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

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何月何時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

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云：“仰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按即老子玄元皇帝）之形。……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并須除毀。若故留，仰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著者，準勅科罪。”其日洛京大恒道觀主桓彥道等上表固執。勅批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誤。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故。蹈火而談妙法，（按似指妙法蓮華經，即法華經。）有類俳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

按上文述中宗召僧道議化胡成佛經真僞，其經名初出，或又另爲一種化胡經。其載中宗勅令除削諸部化胡經，則前論化胡經有數種，於此得一明證。然勅中有云化胡經屢朝禁斷。查前時禁斷化胡經事，未見記載，已不可攷。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五十四，載唐高宗時及中宗時二次焚毀老子化胡經。又卷三

十九及卷四十，並分載高宗總章元年（668 A. D.）法明議化胡經，及中宗神龍元年詔毀化胡經及畫化胡成佛之像等。今按佛祖統紀所載，實即中宗神龍元年一事。其分載高宗總章元年事，蓋因前人記載有誤。查贊寧高僧傳成書於北宋初太宗端拱元年。（988 A. D.）志磐佛祖統紀成書於南宋末度宗咸淳五年。（1269 A. D.）其中當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 A. D.）釋祖琇撰成隆興佛教編年通論。查佛教編年通論卷十四載法明議化胡經及勅焚化胡經事，即在高宗總章元年。按祖琇撰書後於贊寧七十餘年，去唐較遠，其所載與贊寧不同，實有可疑。查舊唐書中宗本紀載神龍元年九月禁化胡經，但高宗本紀不載禁化胡經事。據此，則可知贊寧所載為是，祖琇所載為誤。志磐之意，或欲并存二文，故分作二事，實加錯誤也。祖琇書亦載恆道觀道士桓彥道奉表乞留化胡經，有詔未准。然其所載，略將贊寧高僧傳中宗前後二勅，混合為一，此則亦誤。中宗後勅，頗多批斥化胡經說，由此亦復可窺當時化胡經內容之一斑。按老子化胡經之被禁毀，以前既事不可攷，今所知者，當即以中宗此次為始。唐時佛道二教於老子化胡說之爭，較昔時為甚。僧徒每請削除其書，朝堂亦屢議其真偽，雖李唐宗祖老氏，素崇道教，而老子化胡經終為禁毀。勝利所歸，總是佛教勢力壓倒道教。（按舊唐書姚崇傳載中宗時公主外戚多妄興佛事。）佛教至唐時為極盛，於此一事亦見之。

唐代至玄宗，最崇奉老子。據宋王欽若等所纂冊府元龜帝王部載玄宗開元十四年（726 A. D.）制曰：“玄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又據封氏見聞記道教條載開元二十一年，（7

33 A.D.) 玄宗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又今通行本史記老子列傳皆在第三，而王本史記依唐張守節正義本，以老子居列傳第一，并引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735 A.D.）奉勅升爲列傳首，居夷齊上。”此皆足見玄宗崇老之一斑。今檢宋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有曰：

開元二十四年（736 A.D.）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已來，（按原作已久。）因循積久，聖心以元元本系，移就宗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二十五年（737 A.D.）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按唐朝官制，鴻臚掌諸蕃朝貢等事，宗正寺掌天子族親屬等事。

上言“元元本系。”則指老子玄元皇帝。唐初道佛二教，并屬鴻臚，朝廷皆以客禮處之。玄宗以老子姓李，爲國家本系，故欲令李宗移就宗正，使同天子親族。然唐初道士隸於鴻臚，據上文所持理由，乃謂因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

尋思此語，是老子因有化胡之說，竟被視同胡人，事亦可異。惟如中書門下所奏，則唐時朝臣固屢公言老子化胡之說矣。

又按上引文，開元二十四年，中書門下已稱玄宗以李宗改隸宗正，乃二十五年事始定制，相隔一年，未知何故？據舊唐書玄宗本紀載此事作二十五年，而新唐書百官志載此事作二十四年，會要所載年月，當有錯誤也。

前中宗詔禁化胡經，曾言聞天下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尼亦畫老子之形。又前隋高祖及楊素亦曾見老廟壁上畫

老子化闢賓圖。似隋唐之時，此類化胡畫相，一時頗盛。今據宋郭若虛圖書見聞誌卷六，有記唐閻立本畫西昇經圖。宋米芾寶章待訪錄亦載老子西昇經唐褚遂良書，閻立本畫，在觀文殿學士馮京家。按閻立本唐總章時（668—669 A. D.）爲右相，以善畫名。其西昇經圖自是關係老釋二氏，但不知畫作何狀？意偏僧道何方？按道觀畫老子化胡作佛，則可想僧寺畫老子作佛弟子。立本經圖，雖非寺觀畫相，然於上二者，似當居其一事。玄宗時，有吳道子於老君廟畫老子化胡經事。檢唐康駢劇談錄（學津討原本）老君廟條曰：

東都北邙山有元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楊惠之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元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

按老君廟在東都，唐置東西京，西京爲長安，東都卽洛陽。吳道子後名道玄，上文“道元”卽“道玄。”“元元觀”卽“玄元觀。”吳道子爲名畫家，玄宗時被召入供奉，嘗於大同殿畫嘉陵江。據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二十九年，（741 A. D.）令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上述東都老君廟，卽東京之玄元皇帝廟。檢杜工部詩集卷一有題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稱及吳道子畫。其詩曰：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 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供漢皇。 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按杜詩“五聖聯龍袞。”句，工部自注云：“廟中有吳道子畫五聖圖。”據玄宗本紀所載，天寶八年（749 A.D.）六月，玄宗親謁太清宮，（按西京玄元皇帝廟後改名太清宮。）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又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吳畫五聖，即高祖以下五帝。據清仇兆鰲輯杜詩詳註，洛城謁廟詩當作於天寶八年之冬，是吳道子畫亦當係天寶八年冬作也。杜甫詩與甫自注，僅言吳畫五聖圖，未曾言及吳畫老子化胡圖。此當緣無稽妄說，彼所不稱。察杜詩首述老子廟用宗廟之禮，次述其宮殿壯麗。但更次則言：“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又結句云：“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據此，似子美此詩於明皇崇事老子，事有過當，既微含諷諫之意矣。（按此參看杜詩詳註。）劇談錄稱吳道子畫老子廟胡經事，杜詩詳註引錄作畫老子化胡經事。“廟”字當作“化”字爲是。今本劇談錄之“廟”字，疑係後人誤刻。

今攷至此，將略研究敦煌所見老子化胡經著作之年時，及關此經本其他各事。

據以前所攷，曾知化胡經有數種，然其書卷帙多少，則鮮見載及。隋法經等衆經目錄，及其後各家經錄，皆載正化內外經二卷。（按貞元釋教錄作一卷，一當是二之誤。）此經係老子化胡經之改名，則原來老子化胡經，或亦係二卷。據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六補注，則謂老子化胡經其文本一卷。今姑不論其爲

二卷或一卷，惟由此可知其書卷帙原不多。今查敦煌本化胡經殘卷爲卷一及卷十兩卷。其卷十末有寫“淨土寺藏經”五字，似經文止此，其書即共十卷。此十卷本化胡經，卷數已較前增加，其書當晚出。敦煌本卷一述老子化胡爲八十餘胡國王說法，中有大食國王一名。據新舊唐書載大食國於高宗永徽二年（651A.D.）始通中國，則其書當作於永徽以後。又據中宗神龍元年（705 A.D.）有禁毀老子化胡經事，則其書復當作於神龍以後。查自神龍後六年，即當玄宗之世。據前述玄宗天寶八年（749 A.D.）有吳道子畫老子化胡經事，其時似又有化胡經流行，則敦煌本老子化胡經，或當作於玄宗開元至天寶八年之間。（713—749 A.D.）

查敦煌本化胡經殘卷，其卷一首闕數行。英國倫敦博物館亦藏有敦煌所得寫本化胡經卷一。（按伯希和所得兩卷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其卷首較前者多十一行，且首行題老子化胡經序，序下記撰人姓名處，存一“魏”字。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云魏明帝爲之序。則前序下所記撰人，當即爲魏明帝。（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今查道藏宋謝守灝混元聖紀卷五，有引魏明帝製老君化胡經讚文，與化胡經序文相同，蓋即一文。惟謝書所引非全文，又敦煌二本化胡經序文，皆頗有殘缺。（按倫敦博物館所藏卷一序文，日本人曾錄載之。）今略對校三文，總錄於下，仍共闕十字。序曰：

渾元未始，老君爲先。長於太初，冥昧之前。無師無祖，誕生自然。淦真散朴，乃微乃玄。仰而攀之，耀乎霄乾。

俯而察之，深乎淵源。敷二儀以布化，燭三光以列天。

其性無欲，純粹精也。體虛抱素，妙難名也。撓之不清，濁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不榮。誰謂天高，懸象可標。誰謂地厚，重泉可洸。然道也，標之不高，洸之不浚。

物受其形，莫變其源。人稟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追之彌遠，挹之彌冲。口口口口，口之彌崇。動之則行，靜之則止。聞之則口，口口斯否。爲萬物之宗，天地之始。吾欲書之，非筆可紀。吾欲體之，無形可擬。

（按自首至此，依謝書引，并參照倫敦藏本。謝書自“美哉乎道”句下，即接“萬物之宗”後六句。巴黎藏本自“靜之則止”句止字起。）

飄乎無外，或沉或浮。淪乎九潛，口豪翳餘。止如響絕，消若雲除。口水出火，登巢捕魚。比之於道，不足稱無。深愍後世，託下於陳。爲周柱史，經九百年。金身玉質，口方齒銀。額有參午，龍顏星文。耳高於頂，日角月玄。鼻有雙柱，天中平填。足踏二五，手把十文。無極之際，言歸崑崙。化彼胡域，次授闕賓。後及天竺，於是遂還。文垂後世，永乎不泯。

（按自“深愍後世”以上十句，乃謝書所無。又謝書至“經九百年”句下，即接“無極之際”以後八句。）

按上老子化胡經序文，作四言韻語，王國維先生謂爲其他書序所未見。（參看觀堂集林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今據謝守瀨書引作化胡經讚，則或原係讚文，別題經序。其文皆稱魏明帝作。按晉時始傳王浮首作化胡經，魏明帝之名當爲道徒僞託。

查清光緒時，于滄瀾等所修河南鹿邑縣志卷十載老君讚碑，

亦有題魏明帝御製讚文，并與上引化胡經序前半相同，或係節取道藏謝書引文刻石。其鹿邑縣，即前代亳州老子生地也。

敦煌本化胡經殘卷，前曾數引其文。今於殘卷全部內容，更大略述之。前言殘卷爲卷一及卷十。卷一首爲老子化胡經序，全文已見上錄。其序末言老子歸崑崙，化胡域，次授闐賓，後及天竺。此似可表示老子化胡傳說中，關於地理上進展之次序。蓋西昇經言老子西昇，似指西昇崑崙。前時傳老子在于闐國化胡成佛，後時則多謂老子化闐賓國。至若東漢初傳老子入夷狄，其所謂夷狄，似無分別何國，但渾指函谷關以西之地而已。自後所傳，乃由近及遠，故謂後及天竺也。繼化胡經序後，即爲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此係總述老子化胡神話，其主要點，謂老子二次出關化胡，令尹喜爲佛，旋還中國教授孔丘，最後入蘇鄰國作末摩尼。察序說旨意，頗欲以道教包括一切宗教派別，故末有云：“三教混齊，同歸於我。”唐時有摩尼教傳入中國，其教主號末摩尼。化胡經謂老子作末摩尼，此與漢時佛教來至，即傳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說，如同一轍。道教徒對於外來宗教，每欲以兼併之術爲抵制，此蓋猶見其一貫之心理。（參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序說中述老子化胡至于闐國，過葱嶺，至烏場國等文，間頗依襲北魏惠生西域行記。（按此見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又所述諸胡王國名，亦多出惠生行記，及唐玄奘西域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書。序說第一題作老子西昇化胡經，其中亦言及西昇經名，此似係合西昇經與化胡經爲一書者矣。殘卷卷十題老子化胡玄口卷第十。（按玄下一字殘缺。）卷十中

計有：老子化胡歌七首，尹喜哀歎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及老君十六變詞等十八首。此卷蓋爲老子化胡歌詞總錄。其中有老子化胡歌一首，見引於甄鸞笑道論，是北周時已有。然此諸歌詞多類唐時流行之變文也。倫敦博物館所藏老子化胡經卷一，末有“道士索洞玄寫”款一行，與伯希和所得卷十末寫佛寺藏經者不同，此可見唐代僧人并與道士同讀化胡經書。

今綜觀化胡經殘卷全部，其所述老子化胡之說，皆無反道徒舊傳老子化胡之旨，當知敦煌寫本係出道徒原作，未經佛徒改易。近人羅福苴編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三四〇四號，有載化胡經受道卷第八，云後題“奉勅對定經本。”似係十卷本中之第八卷。今合此與前述二卷觀之，化胡經十卷似各有標題。

惟此題奉勅對定本，與前述二種本均不同，當係另一寫本矣。

羅氏書目二四六九號，復載老子西昇經及明威經。又三二九九號，亦載殘道經引老子西昇經及明威經。（按羅氏書目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三卷第四號，及第一卷第四期。）未知彼西昇經內容如何？前見有明威化胡經名者，彼明威經未知與化胡經有關係否？

自天寶間十卷本化胡經出後，當有引起佛教方面之反響。本節前述隋時智者大師講摩訶止觀，唐時沙門湛然撰止觀輔行弘決一書爲之註釋。檢止觀輔行弘決卷五釋智者所說佛與老莊其迹不同一段文曰：

悉達生彼淨飯王宮，當此周昭王甲寅之歲。若不出家，當爲輪王。……老在桓王之年，託牧母之野合，居陳州之苦縣。……字伯陽，諡老聃。咨柱史，處小臣。……

列傳云，喜爲周大夫，善星象。因見異氣而東迎之，果得老子，請著書五千有言。喜亦自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準化胡經，老過關西，喜欲從聘求去。聘云，若欲志心求去，當將父母等七人頭來，乃可得去。喜乃從教，七頭皆變爲猪頭。然俗典孝儒，尙尊木像；老聘設化，令喜害親。如來教門，大慈爲本；如何老氏逆爲化原？

又檢同書卷六釋智者所說佛法應病授藥一段文曰：

我遣三聖等者，亦云震旦，具如前說。清淨法行經云：“月光菩薩彼稱顏回，光淨菩薩彼稱仲尼，迦葉菩薩彼稱老子。”天竺指此，震旦爲彼。準諸目錄，皆推此經以爲疑僞。文義既正，或是失譯。……豈以時人未決，便推入僞。大師親證，位在初依，不應錯用。

按上引文前段首明佛老年代先後。其所言悉達即指佛，列傳即指列仙傳。其述化胡經說，略同法琳辯正論引化胡經，及甄鸞笑道論中所引老子消冰經文，但文意稍改。次段引清淨法行經稱孔老，顏回爲佛弟子，否認此經疑僞，翻謂或是失譯，似皆非無故而言。查湛然生於唐睿宗景雲二年，卒於德宗建中三年，(711—782 A. D.) 年七十二歲。於天寶初出家爲僧。(參看宋贊寧高僧傳卷六湛然傳。)其撰止觀輔行弘決，或在肅宗代宗時代。其所述說，或曾受天寶間新出化胡經之影響也。

日本刊新修大正大藏經第二四七五號，載敦煌寫經歷代法寶記一卷。檢此記開首即列舉佛道二教經籍三十餘種，辯論佛老年代先後。次則引清淨法行經曰：

天竺國東北真丹國，人民多不信敬，造罪者甚衆。我今

先遣聖弟子三人，悉是菩薩，於彼示現行化。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號仲尼，明月儒童彼名顏回。講論五經，詩，書，禮，樂，威儀，法則，以漸誘化，然後佛經當往。

歷代法寶記於引清淨法行經後，又述無住和尙難道士曰：

又有道士數十人，……和尙問道士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豈不是老君所說？”道士云：“是。”和尙云：“尊師解此義否？”道士默然無對。又問：“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道士盡不能對。和上云：“時今道士無有一人學老君者，只學謗佛。”道士聞已，失色合掌。

按歷代法寶記稱引清淨法行經文，述無住和尙謂道士只學謗佛，及辯佛老年代先後等，當皆對老子化胡說而發。查法寶記未載無住和尙卒於代宗大曆九年，(774A. D.) 年六十一。無住蓋爲玄宗，肅宗，代宗時人。法寶記有記無住和尙傳頓悟大乘禪門，此書應爲無住和尙弟子所撰，其著作當又在無住以後。如上所述，前引法寶記各文，或亦因天寶間新出老子化胡經而作也。法寶記引清淨法行經文，較前人所引爲詳多，觀此處所引，尤可窺法行經全書大旨。

唐憲宗時，(806-820A. D.) 沙門神清撰北山錄十卷，分十六篇，檢其型人生第二篇，首述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中述老子生於定王，仲尼生於魯襄，其後則曰：

清淨法行經，以大迦葉爲老聃，以儒童菩薩爲孔丘。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又其釋賓問第八篇曰：

黃帝登崑崙，老聖過流沙，俱貴所聞，慕其所同，而後往也。

……然王浮化胡經云：“胡人凶獷，故化之爲佛，令髡
頽絕嗣。”夫何惑哉！……

按上引神清北山錄文，亦涉老子化胡說之爭。其所引化胡經，或係出敦煌十卷本。與正誣論、三破論及辯正論引明威化胡經等比較，略皆文異意同。蓋道徒所傳化胡經，雖曾屢經修改，而其大體意旨則始終不變也。憲宗好佛，嘗迎佛骨入內供奉。

韓愈上表諫迎佛骨，反對佛教。爲歷史上著稱之事。而愈先撰原道論排斥佛老，亦似於二教化胡爭論有關焉。（參看後附錄四。）

唐自憲宗以後，關於老子化胡之說及其爭論，頗鮮記載。然武宗好道術，信用道士趙歸真等。（參看唐書武宗本紀。）武宗會昌五年（845A.D.）破毀佛法，其先曾尊老氏。據宋錢易南部新書丁卷有載：“會昌元年（841A.D.）三月二十五日，（疑當作二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按此老子誕日，蓋出化胡傳說。查敦煌本化胡經卷一，即謂老子生於二月十五日。又約在懿宗時，（860-873A.D.）段成式撰酉陽雜俎三十卷。其卷二玉格篇云：“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戈，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又云：“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爲（按爲字疑當作謂。）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按酉陽玉格篇前節述老君西越流沙爲浮屠化，即老子化胡之說。後節述佛爲天仙宮主，則與前第四節引魏書釋老志相同。所謂道在竺乾，有

古先生善入無爲，則蓋涉老子西昇經。惟前節言歷八十一國，烏戈，身毒，查烏戈，身毒二國名，不見於敦煌本化胡經所述八十餘國中，此或彼化胡經外別傳之說歟？

唐末時，老子化胡經嘗流傳至日本。日人籙原佐世當唐昭宗景福乾寧間(892-897A.D.)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備載中國流存日本之書籍，其中載老子化胡經十卷。按老子化胡經著入外典目錄，當以此爲最早。前述敦煌本化胡經，其寫本約有二三種，今見化胡經又流傳至外國，似唐末時老子化胡經頗流行也。(按上述敦煌所見化胡經，想皆唐人所寫。)

第六節 宋元時老子化胡說之爭議及老子化胡經之禁毀

宋真宗崇奉道教。宋史真宗本紀載大中祥符七年，(1014 A.D.) 真宗駕幸亳州謁太清宮，(按即亳州老子廟。)上老子尊號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先是真宗敕修道藏。(按今道藏中雲笈七籤即屬之。)檢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五載及其事曰：

大中祥符元年，(1008 A.D.) ……命知樞密院王欽若定羅天醮儀十卷，選道士十人校道藏經。……欽若詳定，增六百二十卷。……初奉詔取釋道藏經互相毀訾者，并刪除之。

志磐於上文下自注曰：

今老君實錄載：“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王公有識鑒，未必有此語也。

按志磐所云老君實錄，即謝守灝所撰混元聖紀。宋樓鑰攻媿集卷七十一，有跋謝觀妙混元實錄文。謝守灝號觀復，觀妙當亦即守灝。據樓跋，混元聖紀原名混元實錄，故志磐稱老君實錄。今檢混元聖紀卷九有曰：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1009 A.D.) 詔左右街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典。至三年，(1010 A.D.) 又令於崇文院集館閣官僚詳校，命宰臣王欽若總領之。……初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削去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除。詔從之。

按據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稱，欽若好神仙，常用道家科儀，建壇禮神。其領校道書，不欲削除老子化胡經，此事當或有之。今由欽若之言，可知真宗詔削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乃指

化胡爭論一類之文字，而老子化胡經則宋時固曾以入勅修之道藏也。（按第前五節述羅氏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有載‘奉敕對定’化胡經寫本殘卷，其本若係唐人所寫，則前代已有皇帝敕修之化胡經書矣。）佛祖統紀與混元聖紀所載修道藏事相合，惟所記年時不同，可參看雲笈七籤之序，此不論及。

距眞宗後約百年，徽宗崇奉道教尤甚。宋史徽宗本紀載：政和七年，（1117A.D.）徽宗諡道籙院上章冊已爲教主道君皇帝，止於教門章疏內用。重和元年，（1118A.D.）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爲貞元節。宣和元年，（1119A.D.）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旋又詔德士并許入道學，依道士法。其政和七年事，檢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亦載曰：

政和七年四月，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索焚棄之。

按徽宗詔云中華被金狄之難教。據宋葉寘坦齋筆衡（按此見明陶宗儀編說郛卷十八。）及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九所記，金狄難教，即指釋教。上文末稱徽宗命近臣看詳釋藏中詆謗道儒二教者，取索焚棄。據郡齋讀書後志所載，唐釋法琳所撰破邪論，辯正論，及釋玄嶷所撰甄正論三書，宣和中以其語斥老子，皆經焚毀。讀書志并謂藏中多闕。上文所載，當即此一事。所謂

語斥老子，當即指三書皆力駁斥老子化胡之說。今按徽宗焚毀破邪論等書，亦牽涉老子化胡之說，其事與唐時焚毀化胡經，正復相對。雖然，宋徽宗崇道抑佛，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歷代帝王信奉神教，無若此者。按據史實，雖謂當時有道士林靈素等之鼓動，然徽宗之所爲，亦誕妄極矣！據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所載，欽宗靖康元年（1126 A. D.）尙有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迷信神道，何其甚耶？夫不求如何修整國政，而徒乞靈神道，則其卒致父子陷身金人，不亦無足哀也。

宋徽宗時，張商英爲丞相。有護法論者，題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檢論有曰：

管真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滅後二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諸鄰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

按上文駁化胡經，乃爲佛教辯護。查宋史卷三五張商英傳稱商英着道士服，不言其奉佛。又道藏中亦有題張商英所撰書，似彼係奉道者。但商英固爲宋代之有名居士，嘗有言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參看明釋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卷六宋沙門釋寶印傳。）釋藏中亦另有其所撰書。上述護法論書，當爲商英所作。此論首有乾道辛卯（按即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 A. D.）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德與撰序，則本論或作於南渡前後。惟序中未言撰論人姓名，亦可異也。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 A. D.）董道撰成廣川書跋及廣川畫跋二書。檢畫跋卷二書西升經後曰：

闔立本在唐以丹青名世，而後人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圓勁，其存規模，可以知也。西升經，昔人爲道家者爲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耶？……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有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今考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是，逮真君之世，（按即指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焚滅既絕。……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又畫跋卷三書別本西升經後曰：

某作西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錄耶？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等書，雖其說怪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據也。方隋之世，……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爲三部。……而三部無兩西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有據也。

又檢畫跋卷三書化胡經後曰：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據也。西域舊傳于閼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暫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

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恆星不見以證，則此猶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按廣川畫跋書西升經及化胡經後，皆并論經畫，似經與畫皆相連附者。首跋言閻立本畫西升經，當即同前第五節所述閻立本西昇經圖。今據上文，西昇經有述老子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之說。此係前所未聞。然按老子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之說，乃魚豢魏略所載。魏略載漢博士弟子景盧受浮屠經，其景盧名，魏書釋老志亦作秦景憲。畫跋不言及此，而謂與秦景憲所傳異，未知何故？又魏略稱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此作漢人論者所謂，復未知何據？彼所言漢人，或乃指漢族人言歟？其跋化胡經後，謂所畫與西升經畫異。今按上述西升經與化胡經畫，皆云老子化胡，其言盡異，亦不可解。董道跋西升經，頗論其書所說，世人或疑或信，要不足爲據。按宋徽宗曾注西昇經，度御注行世，時人或重此書，故董道論之如此。跋言某作西升經後語，或謂不可疑其事，唐貞觀已入錄云。此似指唐太宗實錄。按唐太宗實錄或有涉老子于闐化胡成佛之說，前曾述及。又跋言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等書，及云西域舊傳于闐比摩寺二節文，按均出杜佑通典西戎傳注。按法明天竺記，即晉法顯歷遊天竺記傳。杜佑避唐中宗諱，故書作法明。畫跋仍之。至跋言貢士邦憲出化胡經畫像，疑江南時所爲，則即疑爲南渡以後之作也。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A.D.) 羅泌撰路史成書。檢路史後紀卷七有曰：

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而字櫝。……邑于苦之賴。賴乃菜也，故又曰老萊子。……桓莊世柱下史，簡靈世守藏吏，孔子嘗學禮焉。孔歿十九歲，而櫝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暨三千九萬品戒，化胡成佛。……

按羅泌路史融合衆說，遂指伯陽甫，太史櫝，老萊子皆同老子一人。其謂櫝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國，化胡成佛，竟直據老子化胡之說。其稱化暨三千九萬品戒，則略同酉陽雜俎所載。羅泌尚有論老子化胡說，俟後附錄四述之。

南宋中高似孫著子略。檢子略辨列子條末曰：

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猶疑之。

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按高似孫於孝宗淳熙間（1124-1189 A.D.）成進士。略與羅泌爲同時人。上文似孫引楊文公文四句，見於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八十五引楊文公處州金沙院記。其謂“竺乾之師，聞於柱史。”

係用老子西昇經典故，自佛教之立場，謂佛爲老師。佛爲老師之說，乃因老子作佛之說而來，則上文所言亦間接有關老子化胡之說。列子書稱西方聖人，前人或以爲指佛，（參看蟹帖吳明集後序。）此本不可信。高似孫已辨列子爲僞書，而獨猶取此，且更引楊文，謂佛之爲教，老子已知，不待列子之時，事誠可怪，

固或別有用意者歟？宋眞宗時楊億卒諡“文”，稱文公。宋史卷三〇五億本傳未載此事。據宋范文正公文集卷五楊文公寫真讚載文公事，即楊億事，億係仁宗時追諡。宋史億傳言億善著文章，留心釋典禪觀之學，眞宗時出知處州。子略及記纂淵海引楊文公文，即楊億之文也。億傳又稱億與王欽若同僚不睦。按欽若崇道，而億信佛，彼此宗教意見不同，或亦不無與彼二人感情有關矣。（按宋史藝文志道家神仙類載王欽若撰七元圖，先天紀，翊聖保德傳。翊聖保德傳今存道藏中。楊億等編大中祥符法寶錄，見近山西趙城發現金雕佛經內。又景德傳燈錄有億撰序。）

宋時頗有撰老子傳記者，今道藏中見存其書有四種。即賈善翔編猶龍傳六卷，及謝守灝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一卷，又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又混元聖紀九卷。混元聖紀係由要略及史略擴充而成，故謝書三種，實同聖紀一種。據道藏潛字號下趙道一撰歷代真仙體道通鑑卷五，及羽字號上趙撰通鑑續編卷五所載，（按趙道一當爲元時道士，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釋道類載其書。）賈善翔哲宗時（1086—1100A. D.）作猶龍傳。謝守灝光宗時（1190—1194A. D.）作聖紀。其傳與記，前皆引及。賈謝均爲道士。

其書多記老子神話靈跡，及歷代帝王崇道之事，然皆述及化胡之說。猶龍傳係用孔子稱老子之語爲名。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載此書作三卷，或後時乃改爲六卷。傳分章目，其中流沙化八十一國九十六種外道一章，專述老子化胡傳說。其八十一國之名，皆與敦煌本化胡經殘卷所載八十餘國名相同。混元聖紀亦稱混元實錄或老君實錄。（參看前述。）混元之名，係用眞宗上老子尊號。此紀引據各書，搜集材料頗多。其卷四

及卷五皆述老子化胡傳說，尙多保存化胡之故事。然察二書所說，當多根據化胡經也。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述及謝守灝老君實錄，曾列舉九事以駁化胡之說，首二事駁謝引列仙傳及西昇經，次五事駁化胡經，末二事駁謝本書。今檢其文曰：

駁化胡之說有九焉。

史記老子傳，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謬也。

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爲“吾之身也。”二謬也。

化胡經說：“老子至罽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

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事。三謬也。

僞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陀，爲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今乃化尹子成佛。四謬也。

僞經言：“浮圖寂滅，永爲陰靈。神仙飛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謬也。

僞經言：“老君命梵天煩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爲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之歲，既無煩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謬也。

僞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

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僞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爲何義。七謬也。

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家者爲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

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爲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謬也。

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光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

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謬也。

按志磐於宋末撰佛祖統紀，其所言老君實錄即混元聖紀，均見前述。上文引史記老子傳注引列仙傳，按即裴駰集解所引。今據志磐所言，可知前時道徒曾增竄列仙傳文，又知有別本西昇經稱竺乾有古皇先生。而志磐所引“僞經”五節皆出化胡經中，此益可窺化胡經之內容。惟上引化胡經，如謂“老君勅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陀，爲胡王說五戒。”與敦煌化胡經殘卷卷一所說，稍有不同，此俟下詳。

檢佛祖統紀於駁化胡說九謬後續曰：

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僞說。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尙須細評。故世欲存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按原注云：古本無“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典略（按即魏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爲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按太子當作太宗）皆言于闐有毘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勅劉如璿（按璿字原作睿。）八學士各爲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

胡是實，不當削除。今評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爲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遺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後返西域，以佛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爲合理。昔王浮（按‘浮’字原作‘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罽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僞說敗績不少，前列九謬，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

按志磐上文言北朝魏孝明以下屢朝毀除化胡經。查北魏孝明帝令道士姜斌與僧曇謨最對論，雖論及化胡之說，然并無毀書之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載唐高宗總章元年禁毀化胡經，前亦已辨其誤。上引晉高士傳言老子化戎俗爲浮圖，與前節所述劉如璿議化胡經狀引高士傳文相同，當係同引晉皇甫謐高士傳。其言後魏宋雲西行記亦載于闐毗摩寺爲老子化胡處，不見於今洛陽伽藍記中節錄宋雲家記及惠生行記。然志磐所引，理應可據，蓋彼爲僧徒，適極反對化胡之說，當不誤引化胡之言。而魏書首載于闐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或且即據宋雲行記也。舊唐書經籍志載房玄齡及長孫無忌各撰太宗實錄，上引唐太宗實錄當即其書。按唐太宗實錄有載老子於于闐毗摩寺化胡之說，上文所記，最足證明。志磐末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胡梵異域，不當混濫。查西域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老子化胡非關天竺，前代法琳破邪論中似已先持其說。又上言老子本爲迦葉，而東來西返，於返西域之時，以佛道勸化胡俗。此種說法，未見前人言及，但昔時佛

徒改換化胡經爲正化內外經，想或即如此說法也。

又檢佛祖統紀卷四十八有曰：

嘗考夷堅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熾。……稱明教會，

……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柔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

以自表証。其經名二宗三際。”……

上文係記摩尼教事。按前節述敦煌化胡經殘卷有謂老子入蘇鄰國作末摩尼，上言採化胡經一段文，即見於殘卷。夷堅志爲孝宗時（1163—1189 A.D.）洪邁所撰。（按洪邁志實自高宗末年始。）據志稱摩尼教徒採化胡經以自表証，想南渡以後，道教初猶勢盛，故摩尼教徒且依託化胡經說以自重也。（參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號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夷堅志原書多佚，今志無上引之文。上述三山之地即今福州。

今將略述宋時所流行之老子化胡經書。高宗紹興末年，（1149—1162 A.D.）鄭樵撰通志。查通志藝文略載老子化胡經十卷，又議化胡經狀一卷。而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 A.D.）晁氏郡齋讀書後志道家類亦載老子化胡經十卷，晁公武記曰：

右魏明帝爲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闕賓，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於後。唐志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証其非僞，此是也。

按上文述經言老子歸崑崙各語，具見敦煌本化胡經魏明帝序，已詳前節。上述經言，當係指經序所言，其“經”字疑衍，或原作

“序”字。通志藝文略載化胡經及議化胡經狀，尚分爲二。晁志言議狀附化胡經後，是當時已有合爲一書者。今檢佛祖統紀卷三十六志磐自作補注有述化胡經曰：

其文本一卷，其徒增爲十一卷。第一卷說屬賓胡王。

第二卷俱薩羅國降伏外道。第三卷化維衛胡王。第四卷化屬賓王兄弟七人。第五卷化胡王。經十二年。皆偷竊佛語，妄自安置。

按佛祖統紀載化胡經爲十一卷，較通志及郡齋讀書後志所載多一卷。或係合後志所言附載於後之議化胡經狀計之，亦未可知。然其言第一卷化屬賓國王，與敦煌殘卷化胡經卷一不合。第三卷俱薩羅國名，亦不見於敦煌本卷一所說八十餘國名中。而前述佛祖統紀卷四十引化胡經，亦略與敦煌殘卷不同。佛祖統紀爲宋末度宗時撰書，似南宋時化胡經又有修改。然郡齋讀書後志載魏明帝化胡經序，夷堅志述摩尼教採化胡經文，尚皆與敦煌殘卷相同。則南宋改本，似約作於高宗孝宗以後也。（按此處所論，尚可參看後附錄四。）

元興，本崇尚釋氏。然初亦利用道徒，收攬人心。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嘗於戎馬之中，遣使召道士丘處機（按即長春真人）自齊燕赴西域，甚加優禮。由是道徒多附，其教因亦極盛。

（按宋元時道教分南北二宗。北宗曰‘全真’，昉於金世，歷元明清，流傳至今。丘處機屬全真教徒，全真顯揚，即由處機。）然爲佛教徒所不滿。

元代道佛二教，蓋始即互相排擠。至憲宗及世祖時，二教積不相能，佛與道爭，遂有焚毀天下道書之事。初成吉思汗之召丘處機，曾於詔中述老子西行化胡成道之言，以速其往。（參看

後附錄五。) 處機卒後,其徒頗流通化胡經,且別撰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傳佈。憲宗八年,(按即宋理宗寶祐六年。1258 A.D.)僧徒奏聞其事,有旨令釋道共詣殿前,辨析化胡經真偽,結果令焚毀化胡經及諸道書述化胡說者四十五部。但化胡經及八十一化圖等,外間仍有流行。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A.D.)遂嚴詔令天下焚毀化胡經與化圖等,及諸道藏經。至元二十一年,(1284 A.D.)世祖命翰林院王磐等撰述焚道書事始末,刻於石。二十八年,(1291 A.D.)又命釋祥邁撰辨僞錄。祥邁痛辯八十一化圖之僞,凡自憲宗八年以來,佛道二教於化胡說爭論各事,亦悉載之。今據彼錄,更詳述之於下。

今先檢辨僞錄卷五所載王磐撰焚毀諸路僞道藏經碑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司相哥諭翰林院:“戊午(按即憲宗八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於石。”臣磐等謹案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鑲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闕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說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

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師八曰：“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見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

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十八年（按即世祖至元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秘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台合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

真偽，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

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

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

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

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憫忠寺，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

上引碑文，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亦載之，略有出入，間經校正數字。按碑文前半述憲宗八年事，後半述世祖至元十八年事。其憲宗八年焚去道經四十五部，第一部即爲化胡經，後將另述。今檢辯偽錄卷二，載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令焚毀化胡經，八十一化圖，及諸道藏經等原詔曰：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磨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按憲宗係世祖

兄。) 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析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經并印板,都燒燬了者;隨路觀院裏畫着底,石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燬了者。麼道,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底,石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及道家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

按上詔中所云“先生”,係蒙古人稱道士之名。其令隨路焚毀道家一切經文本,是即令天下皆焚毀道經也。(按有不在焚限者,已如前述。)今讀上引碑詔二文,於元代道佛二教之爭,及焚毀化胡經及諸道書事,已見其大概。此事由來,知係因元憲宗時道徒所出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檢辯僞錄卷一祥邁亦略述此事由起曰:

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言語上,李志常矯飾媚時。萃逋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僞典。令狐瑄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龕,集老子八十一化。……立傳圖像,行板流

通。……

又檢辯僞錄卷三祥邁更詳述曰：

令狐璋首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龜，糅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齎其本，遍散朝廷近臣，士魯及乞台普華等并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鵲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訕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王，訴其僞妄。大王披圖驗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天子未詳真僞，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剌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大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攷，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推以不知。……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僞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少林翌日復上表云：“……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帝既目覽是非，……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

按上文末記乙卯年，即憲宗五年乙卯。（1255A.11.）乙卯後三

年，方爲憲宗八年戊午。今據此，僧道化胡之爭，實始於憲宗五年，而爭之起因則首爲老子八十一化圖。據上文所載，八十一化圖爲令狐璋與史志經所作，李志常爲之傳佈。按李志常與史志經均丘處機弟子。（參看長春真人西遊記，及道藏中甘水仙源錄。）

憲宗時，志常爲至真掌教，故八十一化圖由其傳佈。令狐璋今未能考，彼或亦處機弟子。又據上文，憲宗五年令僧道對詰八十一化圖時，蓋尙無決斷焚毀之事；至八年僧道辯析化胡經，乃有令焚毀化胡經等四十五部道書之舉也。辯僞錄有至元時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張伯淳撰序，關於此次佛道之爭，頗綜述其前後經過，茲節錄之以作結束。檢其序曰：

至元辛卯（按即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之孟春，太雲峯長老邁吉祥欽（按即祥邁）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僞錄，奏對天顏，容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僞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按即憲宗七年丁巳。1257A.1.）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

由乙卯而辛酉（1255—1261A.1.）凡九春，（按當作七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說。諂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

……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春(1285—1282A. D.)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

按丘處機與元太祖同年卒。(按當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 A. D.)上文言乙卯間處機與李志常等事,其乙卯係元憲宗時,此言有誤。

今總觀以上所述,元代道佛二教於化胡說之爭,自憲宗五年至世祖至元十八年以來,其事經過已歷二十餘年之久。及至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之間,事尙未靖。而據元史世祖本紀所載,迄至元三十年,(1293A. D.)世祖猶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等祠,則此次化胡之爭,於元代道佛二教及國家三方誠皆爲一大事件也。竊問論之,元初道教固嘗極盛一時,然元室甚崇釋氏,特置帝師,其帝師之盛,古昔無比,(參看元史釋老傳。)道門勢力,蓋終所不及。又元人入主中原,崇釋排老,亦不無種族之見。觀那摩大師少林福裕謂“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又邁吉祥欽謂道士“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僧徒以佛法出乎西域,元人來自朔方,因謂道士欺忤國家,以激動元室上下之公憤。故道徒之失敗,此當爲其要因者也。

元時所出化胡經,王磐等碑文稱爲老君化胡成佛經。據辯僞錄卷四,則謂其書題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其書雖云憲宗時道家所出,但似僅刻板印行,另加標題,未有修改。祥邁辯僞錄中,亦無辯化胡經者。其所甚辯,惟在老子八十一化圖。其圖附有說,蓋即令狐璋與史志經二人所作。辯僞錄共五卷,(按龍藏本分作六卷。)首兩卷皆辯八十一化之說,曾就八十一化中摘引其十七化說,痛加反駁。觀所摘引之文,略知八十一化之說,似亦多本化胡經言。其所引說及駁論,文甚

冗長，姑不詳述。今檢辯僞錄卷二末載憲宗八年所焚毀之四十五部道書名，照錄於後。

化胡經 <small>王浮撰</small>	猶龍傳	太上實錄 <small>宋謝守撰</small>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 <small>齊人張融假託他姓</small>	十異九迷論 <small>傅奕李玄卿</small>
明真辯僞論 <small>吳筠</small>	十小論 <small>吳筠</small>	欽道明證論 <small>唐員半千假託他姓</small>
輔正除邪論 <small>吳筠</small>	辟邪歸正論 <small>杜光庭</small>	乾邪論 <small>梁贛</small>
辯仙論 <small>梁贛</small>	三光列記	謗道釋經 <small>破大藏經，林靈素杜光庭撰</small>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圖 <small>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small>	道先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寶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經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實錄	高上老子內傳

按以上實僅三十九部，與王磐碑文所言之數尚差六部，未知何故？查上三十九部中，如猶龍傳、西昇經、太上實錄及歷代帝王崇道記等，今道藏中頗有存者，前亦間已述及其書矣。

道藏難字號有薛致玄撰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五卷。檢薛疏卷一引他書述老子傳說曰：

按本紀云：“……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遙於李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

按上所述與敦煌本化胡經卷一所載老子降生說不同。但薛

疏接上文續曰：

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隨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護衛。致感空中聖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爲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

按上續引文，自首至末，略與敦煌本化胡經卷一序說中文字大同，則可謂亦出敦煌化胡經所說也。查薛致玄疏有郭時中撰序，序末作大蒙古國歲己酉。又有馮復序，末亦題己酉歲。查此己酉歲即蒙古定宗卒後一年。（1249 A.D.）據馮復序，致玄爲蒙古太宗定宗時華山道士。定宗在位五載，其卒後三年，蒙古憲宗即位。致玄撰疏早於憲宗時化胡之爭，約不過十數年間。

而致玄所見化胡經同於敦煌殘卷，若前述憲宗朝道家所出化胡經果未有修改，則憲宗八年所焚燬之第一部書，當猶同於敦煌殘卷化胡經也。薛致玄書有述化胡之說，是憲宗以前，化胡之說，北蒙道士已有傳述。今按元憲宗元世祖之世，約當南宋理宗度宗之時。宋度宗時，志磐撰紀駁化胡說，北國化胡之爭亦烈，二者可以對照。又按據上述，南宋北蒙所傳化胡經本亦不同也。

元時道佛之爭，道教甚受摧殘，朝廷嚴威之下，道徒不敢公

然抗論。然亦有私鳴不平者，吾丘衍撰閒居錄，蓋即其人。檢閒居錄有曰：

釋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鄙其教法者，僧請爲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并焚，二者皆灰，而佛書卷軸無恙。既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昔秦焚書，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尙得諡爲‘明’乎？

又曰：

世俗畫老聃皆耳上長反覆垂向前，非也。當是耳末垂肩如佛耳是也。李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此言有理。

又曰：

至元間，釋氏橫豪，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靖墳亦被發，然無它物，但得一白玉簪。屍已空矣，其亦仙耶？

按吾丘衍字子行，號貞白處士，別著有學古篇行世。其閒居錄約作於元武宗時，(1308—1311A.D.)或武宗稍前，(參看閒居錄陸友仁跋。)蓋約當至元後十數年間。察上引子行文三條，首條似隱對至元間焚道書事而言。次條似隱指八十一化圖。末條言釋徒豪橫，奪取道士宮觀，與辯僞錄所述僧復寺業，互異其詞，適可對照。

元人劉謐撰三教平心論，於論佛道二教處，亦牽涉化胡之說。檢三教平心論卷上曰：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老

子乃摩訶迦葉也。……二書之作，各欲尊已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老子……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抑不思……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若以迦葉為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按即指法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

按劉謐述化胡說爭論，先明道佛二家之說，皆屬架空失實，次乃伸言道佛先後，謂以老子為迦葉，且尊之太過。其言高傲，遠超前人。察劉謐之為此言，要亦以元主中夏，崇佛抑道，佛教氣勢與帝室俱盛也。劉謐未詳為元何時人，就上所論測之，其三教平心論之作，或尚在吾衍子行閒居錄之後。其書雖稱平心之論，實頗意祖佛教。至吾衍子行則自是黨道教者矣。

元代帝王崇佛，然間亦特尊道教。（按今所論，元太祖自不在內。）查元史順帝本紀至元三年（1337 A.D.）載曰：

六月……設醮長春宮。……加封文始尹真人為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徐甲為垂玄感聖慈化應御真君，庚桑子洞靈感化超蹈混元真君，文子通玄光暢昇元敏秀真君，列子冲虛至德遁世遊樂真君，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真君。

按元順帝設醮長春宮，元時長春宮即今北平西城外白雲觀，順帝加封之六真君，皆道門所崇奉之人物。其中文始尹真人即

關令尹喜。應御真君徐甲，即葛洪神仙傳內所載老子往安息國途中賃用之僕人，或亦言彼爲老子御車。此二人物，特與老子化胡傳說有關，元帝加封並及此二人物，詎非可怪？或順帝乃奉道者，意欲一反憲宗世祖之所爲歟？然已加封六真君，又何未追尊老子？事尙未能詳考也，元順帝至正間。（1341—1351A. D.）有釋子成撰折疑論五卷，（按清道光十年重刻明支那本折疑論，改釋子成爲元世祖至元時人，非是。）其卷四與卷五頗引述反老子化胡之說，似元末時復有道佛化胡之爭焉。

第七節 明清時化胡經

自元代焚毀道經，裁抑道徒，道教曾遭一大打擊，但非一蹶不振。元末明初，道教又漸佔勢力，觀元末順帝加封六真君，及釋子成撰折疑論，可以略知。明代帝王，多尊崇道教。明太祖初即位，（1368 A. D.）即授江西道士張正常爲“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爲設寮佐。因定爲制，世代相承，皆號張天師。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 A. D.）好神仙方術，尤崇信道士邵元節。嘉靖初，（1522—1536 A. D.）以元節總領道教，歲給祿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灑掃，復賜莊田三十頃。而世宗既甚信道教，亦頗抑釋氏。（以上參看明史及明史稿張正常邵元節等傳。）然明代似未聞有化胡之爭。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 A. D.）重輯道書，刻道藏經全部。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 A. D.）又刻續藏。其書今皆存。惟查今存道藏中，無化胡經書。考此書明時似尙有存本，明代類書即間見徵引。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 A. D.）彭大翼與張幼學所纂刻之山堂肆考道教部，有引化胡經一條，其文未見他書同引。又萬曆三十五年，王圻纂刻稗史彙編，其引書目中，亦列化胡經書名。（按其引文一時未曾查得。）查彭王均南人，元朝焚化胡經，南方距京城較遠，或不無藏匿之本，後時流傳，故彭王二人猶得見其書也。

明萬曆末年，（1603—1619 A. D.）何喬遠撰閩書。查閩書卷七方域志載關於化胡經事，亦可注意。檢志曰：

泉州府晉江縣華表山，……山背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蘇鄰國人，……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之戊子，（208 A. D.）寄形捺暹，國王拔帝

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捺量者，禁院石榴也。……其教曰“明”。……其經有七部。有化胡經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蘇鄰事。……至道中，（按即宋太宗末年。965—997 A.D.）……而瑞相遂傳閩中。……皇朝太祖（按即指明太祖）定天下，以三教範民，又嫌其教門上逼國號，攢其徒，毀其宮。戶部尚書郁新，禮部尚書楊隆奏留之，因置不問。今民間習其術者，……不甚顯云。

按閩書述摩尼教有化胡經，且引述化胡經言老子入流沙托生蘇鄰國說，著者似曾寓目。上述摩尼教在泉州，當時泉州或有化胡經書在也。閩書所述摩尼教依託化胡經事，可與前第五節引夷堅志所載參看。如上所述，明時當猶有化胡經，其經多見於南方，未知今南方道觀中，尚有保存其書者否？

明代有畫老子應化圖者。今甘肅蘭州金天觀尚有老君應化圖壁畫，余曾見其影片。檢清乾隆時黃西圃纂蘭皋縣（按即蘭州治。）志卷十二載明肅莊王金天觀記銘曰：

大道相傳，始由黃帝，歷代繼承，爰及於茲。洪惟皇考，奉天受命，以定海宇，肆類上帝。宜於冢土，禋於六宗，望於山川，享於宗社。遂命羽士，奉祀百神，欽崇大典，可謂聖治宏遠也。歲己卯仲夏，余自甘州抵蘭邑。仰觀俯察，城之西南，山環四面，有仙人舞袖之形。……欲作仙林，簽以爲可。至庚辰遂得其地，春肇其事，告成於秋。……

按據明史肅莊王模傳，肅莊王爲明太祖第十四子，初就藩甘州，於惠帝建文元年，（1399 A. D.）內移蘭州，即己卯歲也。肅莊王似好道，其至蘭州之次年，造金天觀，即建文二年（1400 A. D.）所

建。據清光緒時張敦五重修泉蘭縣志所載，金天觀數百年間似未經破壞。今觀中老君應化圖壁畫，當即爲建觀時所繪。察壁畫影片圖中有寫第幾化者，此似固倣元時八十一化圖而作也。

清代雍正乾隆間，刻龍藏板佛經，祥邁辯僞錄亦刻入龍藏。

龍藏木板，向存前北京順治門城樓上。光緒末年，其板移存於今北平東北城柏林寺內。聞昔搬移刻板時，白雲觀道士曾疏通內監李蓮英，將辯僞錄板木奪去焚毀。柏林寺內龍藏木板缺辯僞錄云。所聞如是，未及調查確否。今檢光緒三十三年，(1907 A.D.) 揚州初刻辯僞錄單行本，有應銓撰序曰：

沙門祥邁著辯僞錄凡六卷，入以龍藏，……殆數百年於茲矣。近今俗尙浮誇，風行詐僞，利根者少，正眼難逢，未窺龍藏，孰別金鑰？楚泉禪師，……爰募信善，急付手民，俾立鵠於初程，免致亡羊於歧路，末始非正人心息邪說之要義也。

據上序言，似亦有爲而發。或揚州板辯僞錄，即因龍藏木板之被奪毀而刻。然則道佛二教於老子化胡說之爭，迄於清末猶未或忘懷也。

(丁)

附 錄

附錄一 修行本起經與中本經之翻譯

按今本修行本起經二卷，標題“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查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無竺大力名。其集卷一載漢獻帝建安中康孟詳譯中本起經二卷，但未載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其卷三失譯經錄中，則載修行本起經二卷，經下注云：“安公（東晉道安）言：‘南方近出，直益小本起耳。’舊錄有宿行本起，疑即此經。”然據慧皎高僧傳支識傳後曰：

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并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

據此，則康孟詳固譯有修行本起，且曾與竺大力共譯事，此經或爲二人共出，則僧祐之言誤也。又按今本中本起經二卷，標題“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然查此經卷上現變品中，於“蚺蚺”名下有注云：“晉言寶稱。”此經并無第二譯本，則今本當原晉時所出。更查今修行本起經二卷中，有注云“漢言”者共七處，則此經實爲漢時所譯。疑僧祐昔撰錄時，或誤將修

行本起與中本起二經前後倒置。修行本起應爲漢獻帝建安中所譯，而安公所謂“南方近出”者，當本指晉譯中本起言。慧皎謂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確係事實；謂其譯中本起，則似又因僧祐之誤而誤也。（按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吳支謙傳，謂謙“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所言中本起，疑亦有誤。）查前引慧皎支謙傳中曾言支曜譯小本起等。據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一載支曜譯小本起經二卷，其經下注云：“或云修行本起，或云宿行本起。近加‘小’字耳。初出。”又云：“見舊錄及高僧傳。”又查前引僧祐引道安注修行本起經云：“此直益小本起耳。”按小本起經，僧祐著錄已屬失譯闕本。（參看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智昇雖據傳錄著其譯人，亦尙別云闕本。（參看開元釋教錄卷十五有譯無本日錄。）夫經本不見，智昇注言，未審確否？然令如智昇所言，則僧祐所載之修行本起經，愈知當係中本起經之錯誤。蓋今觀中本起經所記佛本緣事，大略即爲接續修行本起而增益之者也。

附錄二 佛老生年之學論與化胡說

佛老生年，異說頗多。中國所傳佛之生滅年代，尤多至十數種，前後時差甚巨。老氏傳說，亦有同然。尋考其故，蓋多與老子化胡之說有關。歲華紀麗，（卷三）路史發揮注（卷二）皆引三國謝承後漢書曰：“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夫人之腹，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其言不知何據。但據今所知，此爲中國關於佛生年代最早之記載。劉宋宗少文答何衡陽難白黑論書有云：“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

生放光之夜也。”言佛生當恒星不見夜明之時，未明在何年世。然南齊王簡棲頭陀寺碑，述及佛教由來，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同南齊時陶隱居難沈約均理論，亦言“釋迦之現，近在莊王。”而沈約荅隱居難有云：“釋迦出世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曰：“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即周之莊王十年。”引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箴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據釋道安論，則宗少文書，王簡棲碑，及陶沈二人之言，當皆以佛生周莊王十年。（按據此，或謝承所記本據春秋恒星不見之說，亦未可知。）惟魏書釋老志載：“佛生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之時。”略有不同。其後隋志亦言佛當周莊王九年生。相差一年，大致要共爲正史相沿之一說。

今按佛生周莊王時之說，是否與老子化胡說有關，文獻有關，不能詳攷。但史記載孔子及見老子，如佛生於周莊王時，是已較老子早百有餘歲。而後漢邊韶老子銘文，固曾以老子爲周幽王時人，則老子又在周莊王時佛生之前。自漢魏以來，化胡之說已見濫觴。兩晉之世，化胡說盛，佛老師弟之論，復爭執甚烈。於是佛徒道士乃各將佛老生年，推移向前。列仙傳及嵇康，皇甫謐，同稱老子生於殷時。（法琳辯正論十喻篇引。）神仙傳亦謂老子在周三百餘年，文王武王時爲史。然東晉末釋法顯傳，稱佛般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據以逆算，佛當生夏桀之前。又傳言法顯於抵新頭河時，聞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云計於周平王時。據此推溯，佛亦約當生周康王或

周昭王之世。察上述佛老年代，遠古於前時傳說。試將前後二者對照，前者謂老子生於殷時或周初，蓋較佛生周莊王時爲早；而後者謂佛生夏桀之前，則又較老子生殷爲先。觀佛道二教競推其教主生年於遠古，則與老子化胡說或不免有關係。

北魏孝明帝時道士姜斌與僧曇謨最對論，斌謂老子當周定王三年乙卯生，至周敬王元年庚辰西入化胡。最謂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生，穆王五十三年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按姜斌與曇謨最之爭佛老年代，蓋即以辯老子化胡之說。彼二所說，復各有由來。查斌言謂據老子開天經，最言謂據周書異記及漢法本內傳。老子開天經言，今不可攷。（參看本文前第四節）但法苑珠林曆算部（卷一百）稱佛是周昭王二十三年癸丑歲七月十五日降託摩耶受胎，有引漢法本內傳云：“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謂卽此年。又稱佛於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脅而誕，復引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山川震動，有五色光氣偏於西方。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按上周書異記文，法琳破邪論最先引見。）謂佛生卽當此年。又續古今佛道論衡亦載漢法本內傳法師摩騰答漢明帝問曰：“佛癸丑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年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并同引周書異記爲印證。今按周書異記謂佛生周昭王二十四年，此爲佛生年代另又一說。（按路史發揮論恒星不見篇論及古今佛道論衡引周書異記所云，有注曰：“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記，蓋卽此爾。‘似周書異記之說，乃附會竹書紀年

而來。) 查漢法本內傳與周書異記二書,見稱於曇謨最,則在最時當已先有其書。翻譯名義集(卷三)有謂道家尹文操(唐高宗時道士)斥法本內傳是羅什門僧妄造。若尹言非虛,則法本內傳或係晉末宋初時書,較曇謨最時略早。漢法本內傳僅載佛癸丑歲某月日託胎,及甲寅歲某月日誕生,未言癸丑甲寅是何帝代。但審其癸丑甲寅託生歲月日,皆與謝承後漢書所載相同,似漢法本內傳所載佛生年代,蓋尙暗合謝承周莊王時一說。周書異記明載佛生當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其歲次日月雖皆同漢法本內傳,然周昭帝代似爲後人所補。據法苑珠林曆算部續載,周書異記并有叙佛於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滅度故事,亦係漢法本內傳所未載。疑周書異記較漢法本內傳年代爲晚。(按續古今佛道論衡載漢法本內傳卷一有博士王遵對漢明帝問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此段文字不見載於廣弘明集內同漢法本內傳,顯爲後人加入。)此二書同爲佛徒僞造以抗化胡之說。而異記一種,似於佛老年代之爭與化胡說尤有關係。觀曇謨最之說,獨採周書異記所載,其故可略知也。

北周武帝時,甄鸞笑道論駁斥化胡之說,有引化胡經曰:“老子以周幽王之日度關。”又重引化胡經曰:“周莊本初三年丙辰,佛成正覺。”而鸞則自曰,史傳皆云老子以周景王時度關。此知化胡經中顯亦牽涉佛老年代。與甄鸞同時,釋道安二教論稱春秋魯莊公七年,即周之莊王十年,西域銅色人出。此似謂周莊十年佛生。而其後則曰出世即成佛年。別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算佛周桓王五年乙丑生,莊王十年甲午成佛,襄

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如彼算計，不認舊傳佛生周莊王十年，似參用化胡經說，而以莊王十年爲成佛之歲，蓋將佛生時亦提早三四十年。按二教論亦辯化胡之說，其所論佛老年代，與化胡說當有關係也。後於道安數載，續高僧傳（卷八）載北齊後主時釋法上答高句麗國王問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隋開皇初修曆博士姚長謙等編年曆帝紀，謂佛是昭王二十四年（原作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滅度，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仕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西度。（法琳辯正論佛道先後篇引。按辯正論引姚紀原作佛生昭王二十六年。但據苑珠林卷末曆算部引姚長謙曆，作佛生昭王二十四年。又據法琳引姚紀後，并謂與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及雲謨最等所記不差，亦自當作昭王二十四年。原作二十六年疑誤寫。）此則佛之生年仍依周書異記一說。而隋開皇末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一）述前人推佛生年互有遐邇，謂依法顯傳推，佛生殷世武乙；依法上，生周昭王二十四年；依像正記，生周平王四十八年；依羅什年紀及石柱銘，生周桓王五年；依善見毘婆娑律衆聖點記，生周貞定王二年。共舉五異說，但最後卒謂依普曜本行等經，校讐魯史，定佛以周莊王十年降生。亦復守謝承後漢書舊說。唐初釋法琳辯正論稱道士李仲卿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釋迦下生，當我莊王之世。”法琳辯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

佛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按法琳謂老子生周桓王時，似依姚長謙說。但以桓王居莊王前，故彼否認釋迦生於莊王之時，亦與姚長謙同，返持佛生昭王之世。其後釋道宣感通記謂夏桀時見佛，則年世

又先。(按道宣別撰釋迦方志述佛滅相，稱諸部異議云至今貞觀二十年，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據此算佛生年，亦不過當周襄王時。而感通記中乃言夏桀時見佛，雖或依法顯傳說，但自語相違，彼固意別有在。)查僧徒論佛生年，每恐後爭先，於法琳等持說，顯然可見。想前代佛老年代爭論，當亦同然。溯自魏晉以來，佛老年代，異說羣出，時間前後，分歧殊多。二教爭衡，大要彼此愈推愈遠。究其原因，最有關係者，實爲化胡之說。晉世化胡爭論稱盛，佛生年代，異說即與之俱生。北魏北周論及化胡，異說更多。此中消息，如響斯應。又佛老年代爭論，往往亦即以辯化胡之說，晉魏周代，多屬如是。此復可見年代之爭與化胡說，二者關係相互密切。至如隋姚長謙，唐釋法琳論，均以佛老年代并舉，此與前姜斌曇謨最對論佛老年代，有關化胡之說，又意略相同也。

自唐以後，佛老年代多承前代傳載，雖有爭論，無甚異說。唐時老子化胡經稱老子以殷王陽甲之世寄胎，於殷王武丁之時誕生。後世道徒，頗守其說。宋末佛祖統紀（卷一）據通鑑外紀，以周昭王二十六年歲次甲寅，改佛生昭王二十六年，謂諸書多稱二十四年爲相承之誤。元歷代佛祖通載及明佛法金湯編皆承其說。按謂周昭王二十四年佛生，或二十六年佛生；年紀雖差二載，歲次仍同甲寅。稱佛生甲寅之歲，亦復似仍謝承後漢書佛生周莊王十年甲寅歲之甲寅也。以上所述佛老年代，蓋幾盡不可靠。若按據史實而論，則當別爲一事。約略言之，佛生之年則以衆聖點記獨爲近實。惟歷代三寶記謂此當生周貞定王時，其推算有誤，須加糾正，應改算以佛生當周靈

王七年時(565B.C.)方合。(參看呂澂先生印度佛教史略表。)至老子年代,邇者討論甚多,似尙無若何之定論也。

附錄三 三教聖象贊與老子象贊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七)載登封(河南登封縣)三教聖象刻石唐肅宗皇帝贊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之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師師。”按三教象贊謂仲尼師聃龍,聃龍即老子;謂聃師竺乾,竺乾即指佛。謂稽首正覺,吾師師師;稽首正覺,蓋皈依佛;吾師師師,蓋謂孔子師老子,老子師佛,佛爲祖師,故儒爲佛之再傳弟子。然此贊題名頗有疑。

查唐末李涪刊誤釋怪條有引李商隱爲文一則,與上述三教聖象贊文全同。而涪於引李商隱文後云:“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所取信?近世尙綺靡,鄙稽古。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據此,似三教象贊之文乃李商隱所爲,非唐肅宗作。宋僧史略釋法道序及佛祖統紀(卷三十五)引及上述贊文,均作李商隱之讚佛云,不言唐肅宗皇帝象贊。又金石補正載三教象贊刻石,石上記刻石係金時僧人所建,其文謂依長安國子監宋太平興國二年石本重刊。據此,象贊並非原刊,應亦可疑。合上所述,三教聖象贊題肅宗之名,當爲僞託。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八)又載登封老子象贊殘刻大唐明皇御製辭曰:“大哉至道,無爲自然,不終不始,先天先地,含光默默,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累聖流傳,萬教之祖,玄之又玄。”按此老子象贊謂老子東訓尼父,西化金仙,尼父是孔子,金仙似指佛。然此象贊題大唐明皇御製,

亦頗有疑。據金石補正記老子象贊殘刻曰：“以隸法審之，似是宋刻。訪碑錄列金從之。”則此贊題名當亦是僞。今查前三教聖象贊謂老子師竺乾，今老子象贊謂老子西化金仙，考其典故，皆出化胡之說。（參看本文以前各節。）二贊石刻題名雖僞，但三教象贊刻石，其文謂依宋太平興國時石本重刊，或原係宋時初刻。而老子象贊殘刻，依金石補正所云，似亦宋時之物。此二物者皆在登封，同出一地，又約同屬宋代，而其文辭相反，顯含競爭佛老先後之意，此亦前代道佛二教化胡爭論之一端也。

三教聖象贊之文係李商隱所作，惟李義山詩文集中，不載前述讚文。查李商隱卒於唐宣宗末年，李涪爲唐昭宗時人，涪距商隱尙近。其刊謾之書，考證舊文，世稱學有根抵，（見四庫提要。）所言商隱爲文，當不致誤。宋高僧傳（卷六）唐知玄傳稱李商隱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上言讚佛之辭，或亦其皈依於佛之表示乎？唐書商隱傳頗謂隱爲人無行，讚佛不經之辭出於隱手，似無足怪。按唐憲宗時韓愈原道論有曰：“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是則儒者自稱佛爲孔子之師，前尙有之，昌黎作原道論痛斥佛老之說，彼亦有不可以已也。

附錄四 羅泌論老子化胡說

宋羅泌路史發揮（卷一）有論老子化胡說一文曰：“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

者，出則爲生，入則爲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往，而顧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也，乃不生而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

謂之德經，事可見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皤尸之意。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恥，豈惟誣老哉！養、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誣，又從而怖之，吁！已丑閉日閱化胡經書。”全文止此。發揮於上論末句下并有注曰：“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

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按路史發揮解釋老子出生入死一段文義，意似猶謂老子之道十全，十之中生之道居其三，死之道居其三，又生而動之死地之道居其三。老子所已申言者，凡生死之道九。然十去其九，猶當餘一，此餘一道，將爲何耶？羅泌解說，以爲老子所申言者，既已窮盡生死之道，其餘一未顯言者，將非生死之道，而乃不生不死之道也。泌蓋以佛者之教稱不生不死之說，意謂佛者之說即爲老子所未顯言

之一道。易辭言之。即謂佛者之教不出於老子之道，而老子化胡，則即恃此一道也。路史發揮此種解釋，其當否不論。惟羅泌之意，固欲爲老子化胡之說張目，是可注意。據泌文末記，泌論化胡之文，蓋由讀化胡經書。彼似以化胡經言理由未充，故自爲說，以助鼓吹。路史發揮題羅莘注，或疑乃泌所自注。

（參看四庫提要。）今審發揮所論及其注文，似昔時佛徒誣罔儒門聖哲，殊予羅泌反感匪淺。按自道佛二教化胡之爭以來，佛徒因反對化胡之說，攻擊老子，牽連所及，并侵及孔子，於儒家聖哲，亦加誣蔑。其稱孔子爲佛弟子，前時韓愈排擊佛老，曾舉其說。

今羅泌所論，尤多斥之。而泌著路史後紀，且明書老子化胡成佛，當皆憤激而發。清末俞正燮癸巳類稿有道笑論篇，反糾甄鸞笑道之說，亦頗爲老子化胡之說張目。又正燮別有論佛生日年一文，並主化胡之說。（按正燮所論似受羅泌影響。）此則皆由道佛二教化胡之爭所引起儒者之反響也。發揮注稱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未知杜嗣先爲與韓愈同時人否？查上引路史發揮注後尚續云：“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於報復矣！”按此節文字略同見於敦煌本化胡經殘卷卷一。惟此記莊王癸巳之歲，化胡經作桓王之時，年歲甲子，二者不同。注中說道流所記，未言何書，不知是否化胡經所說？若道流所記係指化胡經說，而路史發揮又爲羅泌自注，則泌所見化胡經不同敦煌寫本，當爲唐以後所改。查路史成書在宋孝宗乾道六年庚寅，羅泌閱化胡經書在己丑歲，即乾道五年。本文前第六節曾論南宋高宗孝

宗以後，化胡經有改本。今如此處所論，或改本成書約當在孝宗時歟？

附錄五 關於長春真人西遊

長春真人 丘處機，爲元時負盛名之道士。蒙古太祖時，處機曾應召前赴西域，備受渥遇。其西域之行，弟子隨往者十餘人，其中李志常後爲撰長春真人西遊記。察西遊記所載，長春真人應召西域，似頗懷追跡老子西往化胡之意。長春 山東棲霞人。遊記載其由山東應召北行，初抵燕京，有宣撫王巨川楫上詩，處機答曰：「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師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按此詩末言老子西遊，長春頗以附驥玄元自比。處機抵燕後留數月，遊記載一日有人求跋關立本 太上過關圖，（按立本有畫西昇經圖，見本文前第五節。）處機題曰：「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按此詩跋太上過關圖，太上卽老子。詩稱老子出關西邁，群胡稽首，大道復開，即言老子化胡。其首句作「蜀郡西遊日，」蓋道流傳說，老子將西化胡，曾先至蜀。（參看道藏 混元聖紀。）今按上述長春真人二詩，皆頗涉老子化胡傳說，且皆爲長春次燕時所作，尙未首途西行也。又遊記載處機初至燕，聞元太祖行宮漸西移，以春秋漸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遣人奉表陳情，後於西行途中，得接成吉思汗回詔，其詔末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子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願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按成

吉思汗詔稱老子西行成化胡而成道，正合長春之意。王國維先生謂此詔出耶律文正筆，（見王氏西遊記校注。）引耶律楚材西遊錄云：“丘公表既上，朝廷以丘公憚於北行，命僕草詔，溫然答之，欲速其至也。”據此，是不僅長春之行，頗懷上追老子化胡之意；即北庭君臣，萬里心照，亦已略具同一心理者矣。（按耶律楚材草詔，雖改化胡成佛爲化胡成道，然要不出化胡之意。）查長春前在山東，金人及宋曾屢遣使往召，皆辭不起，（參看西遊記及輟耕錄。）何以北庭一呼，應命即行？又當其西行，年逾古稀，關山跋涉，一何不辭勞苦？觀上所述，始知彼緬懷老子西行化胡之傳說，思上繼元祖，年過七十，猶毅然西指，問關萬里，而謁蒙帝，固自有其一番抱負也。（按長春西行且曾設置道廟，參看西遊記。）然其後元憲宗及元世祖時，道佛二教之爭爲禍甚烈，蓋已伏源於此矣。

本文前考係民國二十二年秋所作。

附錄係民國二十三年夏所作。

